
联系我们 —— 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故事会®
2017
8月上
STORIES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15
青涩年华 故事烂漫

秘密情歌



前几天和朋友在聊难忘的电影情节，我想到了下面这个故事，和大家一起分享。

儿子带着新婚妻子回家看望父母，晚上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，席间，说起家里一间专门用来收藏音乐唱片的屋子，儿媳就问："父亲母亲收藏了这么多唱片，那你们之间，是不是有一首特别又浪漫的情歌呢？"

父亲听了，言辞肯定地说："没有。"

母亲没有说话，这个时候，儿子站起来说："有有有，我小时候经常看见母亲一个人在听一首歌。我这就去找出来，大家一起听听。"

母亲想要阻止，可儿子已经上楼了。父亲满脸疑惑，直到儿子将唱片放进唱片机，音乐响起，父亲才突然想起什么来，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惊讶，不时看低头的母亲。

等到再晚一些，母亲在厨房给桌上的鲜花剪枝换水，父亲走到母亲身后，想了想说："那张唱片你什么时候买的？"母亲没怎么犹豫，一边修剪花朵，一边说："买了很久了啊，那天我带着儿子去那个女人家找你，听到你在房间里很开心地唱这首歌，什么'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'的，我不想打扰你，就带着儿子走了。第二天我就去唱片店买了这张唱片。"说着，母亲又把鲜花重新插进瓶子里。父亲的眼睛有些湿润，他看了看母亲，从花瓶里挑了一支玫瑰，掰掉枝上的刺，递到母亲的手里。

这个故事中，儿子以为的那首属于父亲母亲的"秘密情歌"让我想到，平淡生活里的刺。爱人离开、亲人不在、工作受阻、理想艰难……有些刺痛既然不能避免，那我希望，每个人最终都能找到温柔化解生活真相的途径。最简单的方法，比如，在这一期故事里收获一些快乐或启示。

（插图：丁德武）

636 2017 SEMIMONTHLY 上半月刊 8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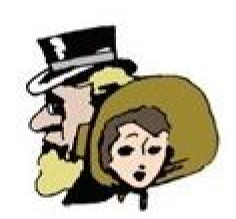

STORIES
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“故事中国网”（www.storychina.cn）








2017年8月
上半月刊・红版
社　长、主　编　夏一鸣
副社长　张　凯
副主编　吕　佳　朱　虹
本期责任编辑　曹晴雯
电子邮箱：caoqingwen0228@126.com
发稿编辑
吕　佳　姚自豪　丁娴瑶　陶云韫
美术编辑　王怡斐　郭瑾玮
本社办公室电话　021-6437 5030
红版编辑部电话　021-6433 5114
绿版编辑部电话　021-6433 6469
地址　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　邮编　200020
主管　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主办　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出版单位　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发行范围　公开

出版发行部
发行业务　021-6431 3938
发行经理　钮颖
媒介合作　021-6433 8113
广告业务　021-3401 0383
广告经营许可证
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

媒体部
新媒体　021-6467 7160

故事会互联网+
《故事会》微博　@ 故事会
《故事会》微信　story63
故事中国网　www.storychina.cn
《故事会》网店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
国外发行　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印刷　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发行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
国内代号　4-225　定价　4.00 元

进步阶梯

三岁的儿子搬了好几本书摞在地上，踩上去踮着脚取下了柜子上的糖果。

爸爸见了，刚要阻止，这时妈妈说：“我们儿子这么小就懂得那么多大道理，比你强多了！”

爸爸问：“什么大道理？”

妈妈骄傲地说：“比如‘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’啊，还有‘干大事，就要站在巨人的肩上’……”

妈妈还要说下去，爸爸突然笑起来：“那最上面的好像是你的平板电脑。”（巴　梨）



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）

过来人

小超失恋了，好友安慰他道：“不要难过了，等你有钱了，就能遇见更好的姑娘，我是过来人。”

小超一听，吼道：“你骗人！”

好友说：“我骗你干吗啊？咱们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！”

小超说：“你从来就没有过钱，算什么过来人？”

（一米阳光）

真的要买狗吗

一家三口去饭店用餐。

吃完后，爸爸去付了钱，这时妈妈对服务员说：“我可以把吃剩下的菜打包回家给狗吃吗？”

服务员说：“当然可以，您请。”

旁边的儿子听了很惊讶，问妈妈：“我们家真的要买狗吗？”

（小　七）

熟不熟

甲："用了这么多年微信，我发现，对熟人来说，能在微信里解决的事情就不用打电话了。"

乙："那对不熟的人来说呢？"

甲："打电话能解决的事情，就不要加微信了。"

（刘 振）

浪 费

丈夫抱怨妻子用钱太浪费了，比如买了很多衣服，只穿一次就不穿了。

妻子听了很气愤，大叫道："我哪里浪费了！我花的钱都是需要的，那些衣服都是分场合穿的，不像你……"妻子指着灭火器继续说："这个你已经买了两年啦，一次也没用过！"

（田龙华）

别装了

这天凌晨，小米还在床上玩手机，忽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，于是她迅速关掉手机，放在一旁，装作熟睡。

老妈开了门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说："行了，别装了，这么文雅的睡姿不像是你。"

（潘光贤）

清仓大甩卖

阿娇经过一家店铺，听到店铺里反复播放着"因公司倒闭，清仓大甩卖，最后三天"，可三天后，阿娇再次经过店铺的时候，店里还在播放同样的录音。

阿娇忍不住进店问老板："老板，三天前你不就说是最后三天了吗？"

老板笑笑说："是啊，没想到生意好得出奇，我们不得不接着'倒闭'啊……"

（紫荷心雨）





·笑话·

寄了啥

林林要寄快递，她拿给小哥一个空纸箱让他打包。

小哥见纸箱是空的，好奇地问：“这是寄给谁的？”

林林说：“喜欢我很久的一个男生。”

小哥疑惑了：“可是里面没有东西啊？”

林林“扑哧”笑出声，说：“有些东西只有我自己能看见。”

小哥一听更蒙了，继续追问是什么。

这时，只听林林说：“一箱‘情愿’啊！”（极品咖啡）



看 戏

课堂上，老师提了一个问题，下面没有一个学生回应。

老师说：“你们可以给点反应吗？我在上面唱独角戏，你们在下面干吗呢？”

一同学脱口而出：“看戏。”

（甜　甜）

坚如磐石

阿杰暗恋一个女生很久了，这天，他终于鼓起勇气，精心挑选了一块石头，对着女生表白：“我对你的爱坚如磐石！”

女生听了问道：“你说的磐石是什么石？”

阿杰来了劲：“陨石！它们在太空经历了无数次的磨砺，最后还是坚定不移地来到了地球。”

谁知女生说道：“陨石不都是出轨后才来到地球的吗？”

（芷彩卓）

桑拿式火锅

炎炎夏日，丫丫和男友在外约会，看到一家火锅店，名字叫“桑拿式火锅”，觉得很新奇，就问男友有没有吃过，男友把嘴一撇，说道：“什么桑拿式火锅，不就吃火锅不开空调吗？”（刘　振）

买亏了

姐妹俩逛街，妹妹看中一款很贵的洗脸仪，一直在纠结该不该买。

看妹妹这么难下决心，姐姐说："当你犹豫一件东西该不该买，就买下来吧。"

妹妹问："为什么？"

姐姐意味深长地说："因为'买亏了'，你的后悔顶多持续三天；'当时怎么就没买呢'，这种后悔却会持续三年。"（潘　烨）

随便看看

一位盲人悠闲地牵着导盲犬走进一家商店。等到了店里，他一边走，一边抱着狗转圈圈。

店员不解地问："先生，您想要点什么？"

盲人镇静地回答："不用了，我就随便看看。"

（田宇轩）

改写句子

语文课上，老师出了一道题目：请把"我的哥哥去学校"这句话改成将来式。

老师叫小明去改写，小明走到黑板前，迅速写道："我哥哥的儿子去学校。"（潘光贤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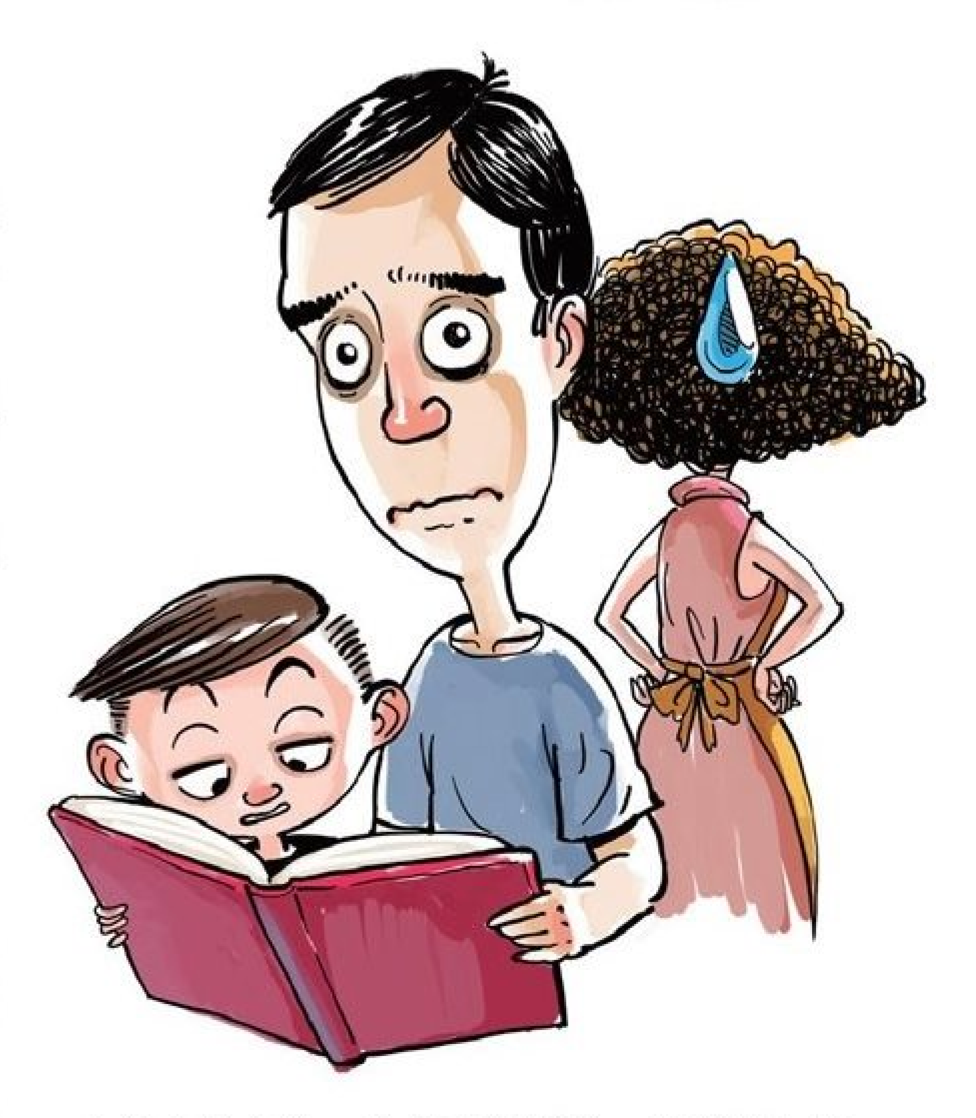
亲妈

儿子翻看相册，突然指着照片问道："爸爸，你身边这个漂亮的阿姨是谁？"

爸爸看着照片中的姑娘，身材苗条，长相美丽，落落大方，看到妻子曾经的容颜，不禁自豪地说道："那是你妈妈。"

儿子噘着嘴，看向厨房，小声说道："厨房那个人果然不是我亲妈！"

（暮　春）



本栏欢迎来稿。请将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，最高稿费为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caoqingwen0228@126.com。



有些习俗虽老，却香气四溢……

老习俗

■ 童树梅



过年了，韩亮高高兴兴回了家，他在城里一家大酒店从事白案工作，也就是制作面点，城市离家不远，所以春节回家并不拥挤。

回家后，韩亮就兴致勃勃地展示起手艺来，他要为全家蒸馒头包子吃。年前蒸馒头包子是乡村流传已久的习俗啦，有“生活蒸蒸日上”的美好祝福。

可是家里没有蒸笼，妈妈便跟邻居张大爷借了来。韩亮一边使劲揉着面，一边说：“妈，以后我会经常回家做点心给你们吃的，光跟人借蒸笼也不是个事，最好等有空了置办一套。”妈妈口头上答应着，一边帮着儿子剁馅，爸爸则笑眯眯地在灶膛下烧着火，过年的气氛真好，一家人团圆的气氛真好！

不大工夫，馒头包子出笼了，城里大酒店的点心师傅手艺就是好，不仅花色好看，味道也特别鲜美。爸妈一边吃一边笑得合不拢嘴，说：“亮子，咱过了大半辈子啦，还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哩，嗯，得让大伙儿尝尝咱儿子的手艺。”妈说着拿了好多馒头包子，喜滋滋地出去了。有好吃的送给邻居尝尝味，算是又一个乡村老习俗吧。

过了一会儿，妈妈笑吟吟地回

家了，显然是收到了不少的感谢和赞扬。然后妈妈把蒸笼收拾好，说：“亮子，我得赶紧把蒸笼还给你张大爷，过年了，跟他借蒸笼的人家多着哩。”妈妈一边说一边往笼里放了至少有20个馒头包子，韩亮惊问道：“放这么多干什么？”

妈妈说：“还人家蒸笼时不作兴空手的，懂不懂？20个馒头包子，多吗？一点也不多。”

韩亮无奈地摇摇头，是的，家乡是有这个习俗：无论哪家办红白大事，家里桌子、板凳、杯碗茶盏不够用，哪怕是柴米油盐，都可以跟邻居借，但归还时一定不能空手，香烟、点心啊，总得带上点什么。

过了年，韩亮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城里继续工作。过了好一阵子，韩亮又想爸妈了，反正离家也不远，便又坐车回了家，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做点心。韩亮眉飞色舞地说：“爸、妈，我的手艺又进步了，不是吹牛，现在做的点心比过年时做的好吃多啦，我还学会了三丁包子、蟹黄包子，保证让你们鲜掉牙。”

爸妈听了很兴奋，可是问题来了，家里还是没有蒸笼。

韩亮说：“妈，我上次让你们置办的蒸笼呢？也没多少钱，要不我现在去买一套？”

妈妈听了，赶紧说：“买什么买嘛，你一年能回来几次？买了老不用会坏的，再说镇上也没得卖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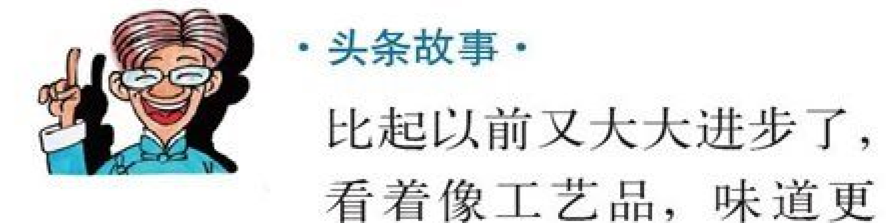
这回蒸笼还是借的邻居张大爷的。韩亮做的三丁包子果然鲜美得不得了，妈妈又请老少爷们尝了，逗引得大伙儿个个啧啧称奇。归还蒸笼时，妈妈照例在蒸笼里放了20个包子给张大爷。

当韩亮再一次回家时，恰好在镇上看到一家杂货店里有卖蒸笼的，心想现在好了，给家里置办一套，省得老跟人借。

可回家后意外出现了：妈妈坚决不肯用新的蒸笼，说新蒸笼有味道，不好闻，还是张大爷家的好。爸还认真总结道：“亮子，有些东西还是老的好，像老蒸笼、老铁锹、老菜刀，越用越顺手，当然，最好的还是老朋友、老习俗和老家了。”

韩亮纳闷极了，可也只能听爸妈的，那套新蒸笼只好搁置了起来。

当又一个春节到来时，想家的韩亮却回不了家了，因为这回韩亮来到了一座相当遥远的城市做面点，他供职的大酒店过年时生意特别忙，根本走不开。回不了家，自个儿想家倒是小事，关键是爸妈吃不到自个儿做的点心了，现在手艺



比起以前又大大进步了，看着像工艺品，味道更是没话说，一旦亮相肯定会得到全村人的称赞的。如果是那样，爸妈的脸上肯定又会增添无穷光彩吧？

这一滞留就是两年，当第三个春节到来的时候，韩亮再也按捺不住了，他坚决地请了假，日夜兼程地回了家。一脚踏上老家的一刹那，闻到空气中飘着的无比熟悉和亲切的味道，韩亮的心都醉了。

这一次，韩亮自然要比以往更精心地制作点心，可是找不到蒸笼。韩亮问："妈，我以前置办下的蒸笼呢？以前你嫌蒸笼新有味道，现在摆了几年，应该好用了吧？"

妈笑吟吟地说："被人家借去啦，这家借、那家借的，那套蒸笼就像你一样，都好久没归家了。"

就在这时，打外进来一个人，是邻居张大爷的儿子张大哥，他以前一直在外打工，好几个春节都没回来，家里就剩下张大爷一个人，想不到今年回来了。

张大哥怀里捧着高高的蒸笼，原来是来还蒸笼的。一见韩亮在家，张大哥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说："亮子回来啦？哎哟，你是做点心的高手，我家的包子恐怕入不了你眼啦，吃着玩、吃着玩，不要嫌丑。"

原来张大哥还蒸笼的时候，在笼内放了好多包子。说实话，张大哥家做的包子根本赶不上自个儿做的好吃，不过吃在嘴里倒也别有一番风味，那是一种遥远的深入骨髓的乡土气息。韩亮一边吃得津津有味，一边说："妈，张大哥家不是有蒸笼吗？他怎么跟咱家借了？"

爸听了光笑，妈也笑，这对老人笑得有点意味深长的，韩亮一头雾水，说："你们笑什么嘛？"

妈停住笑，声调异样地说："傻儿子，你张大哥来借蒸笼时，说他家的坏了，可我敢保证他家蒸笼好好的，他这是想办法送包子给我们哩。"爸也说："亮子，你没回家的两个春节，大伙儿都来跟咱家借蒸笼，我们就这样吃到了香喷喷的各式各样的馒头、花卷、包子和年糕。"

韩亮静静地听着，猛地灵光一闪，明白了，难怪以前妈一直跟张大爷借蒸笼哩，难怪大伙儿以前都跟张大爷借蒸笼哩，那时张大爷的儿子儿媳不回家过年，张大爷吃不到点心，妈妈和大家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，让张大爷一起乐呵乐呵。

爸说得对，有些东西真是老的好，比如老家、老习俗，暖人心哩。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跪搓板

高国俊



耿老汉今年六十挂零，老婆三十年前就已离世，他和女儿翠萍相依为命。按说老耿既当爹又当娘，把女儿拉扯大，女儿对老爸应该更加感恩才是，可翠萍对老耿总是板着个脸，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。

五年前，翠萍嫁到了县城，跟老公小顾开了个百货商店，生意做得还算过得去。她没有特殊情况很少回村探望老爸，倒是女婿小顾隔三差五地开车过去看看，顺便给老耿买些好吃的带去。

这天，小顾打电话来，让老耿趁农闲到县城去住几天，老耿也早已想外孙了，就爽快地答应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老耿坐车到了县城，来到女儿的百货商店时，小顾不在，翠萍见老耿来了，就像没看见一样继续忙着。老耿也没计较，只顾逗着外孙，一会儿和外孙玩“猴子爬树”，一会儿又玩“狗熊打洞”，逗得外孙“咯咯”直乐。

一会儿，翠萍给小顾打了个电话，说是她爸来了，让他快回来，小顾说他在帮哥们搬家，正忙着，忙完了就回来。电话里，两人吵了几句，翠萍绷着个脸，把电话挂了。

到了黄昏，店里打烊了，翠萍离开时，从店里拿了一块木质的搓衣板。老耿有点纳闷，他记得翠萍的家里有一块塑料的搓衣板，干吗还要拿一块呢？



晚上，翠萍炒了几个菜，可还是没见小顾回来，翠萍立马又打了个电话，叫小顾回来陪老耿吃饭。小顾在电话里告诉翠萍，几个哥们搬好家后在酒店里聚会，一时半会儿脱不开身。翠萍听了，生气地说："我给你二十分钟时间，到时不来，看我怎么治你！"

不到半个小时，小顾匆匆回来，满头大汗地解释道："哥们搬家，请大伙儿吃饭……"老耿也对翠萍说："小顾有小顾的难处，干吗非让他回家？"翠萍一听两人没一个替她说话，一生气把筷子一放，进了卧室。

老耿见了，忙给小顾倒上杯酒，说："小顾，别理她，都是从小被我惯的，咱爷俩先喝上几杯。"小顾没接老耿递过来的小酒杯，而是不声不响地抄起一块塑料的搓衣板，随即进了卧室……

老耿"嗞嗞"地一连喝了两小杯酒，正在这时，小顾出来了，他放下了那块塑料的搓衣板，又拿起翠萍刚拿回家的木质搓衣板，再次走进了卧室。老耿见卧室的门半开半掩着，就倒背着双手，悄无声息地踱到门口，往里一望，只见翠萍头朝里，斜躺在床上，而小顾正在床边跪着搓衣板，给翠萍小声地赔着不是。见此情景，老耿忙把头缩回来，蹑手蹑脚地回到原位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不一会儿，小顾回到饭桌，开始和老耿对饮。

又是几杯酒下肚，老耿话就有点多了，他对小顾说："小顾啊，你对翠萍迁就那是没得说的，我这做长辈的放心，但是，男人嘛，就得要有男人的样子，俗话说，男儿膝下有黄金……"

小顾听了，激动得红着脸，"腾"地站了起来，说："爸，你不是不知道翠萍心脏不好，她是我的另一半呀，我不迁就她谁迁就她？万一把她气出个好歹，我……我后悔都来不及啊！"

听到这句话，老耿愣怔了，只见他喝干了杯中余酒，连饭也没吃一口，就上床躺下了。

这一晚，老耿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，一夜没合眼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老耿就一个劲儿地说要回家，小顾小心翼翼地问："爸，昨晚是不是生我气了？""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回家有点事，过两天我就回来！"说完，老耿就走了。

当天中午，老耿蹬着辆三轮车，来到村北公墓，只见他来到一个土

坟前，水果糕点摆了一地，他一边烧纸，一边对着坟头说："秀兰啊，咱闺女有福气啊，找了个知冷知热、会迁就的好女婿，他们的日子不愁不忧，你尽管放心好了。唉，倒是你命不济啊，找上我这样的混蛋，我在外胡吃海喝，一是伤身体，二是耽搁过日子，你当时劝我，我不但不听，反而动手打了你……你也真是的，你为啥不拿起菜刀跟我拼命呀？你干吗喝农药自尽呀？撇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……唉，看得出，咱翠萍因为这事，是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我了，我不怪她，这是我该得的，活该！"



说到这里，只见老耿瞅瞅左右没人，从旁边三轮车上拿下一块木质搓衣板，放在坟前说："秀兰啊，我也跟年轻人学学，时髦一把。"说完，他一下跪了上去。

就在这时，老耿猛地听到一声叫唤——"爸"，他吓得一回头，只见小顾抱着外孙，和翠萍紧挨着站在他的身后。原来，今天老耿说是家里有事，匆匆离去，翠萍和小顾就觉得很奇怪，两人不放心，随后就赶来了。到了村头的小卖部，一问才知道老耿买了不少东西，还有烧的纸，于是便估计老耿上坟去了。这当儿，翠萍含着眼泪，动情地上前扶老耿："爸，快起来！"小顾也在一旁帮腔："爸，别让外人看见，笑话您！""不，我不怕笑话，你让我向你妈忏悔！"老耿的犟劲上来了，跪着不动。

翠萍苦笑着说："爸，你向妈忏悔我不拦你，你想跪搓板也随你，但是你干吗跪木质搓衣板，这板可硬了；还有，你跪反了，搓板平面应该朝下。""啊……"老耿一愣神，本能地双腿一松，翠萍趁机抽出了搓衣板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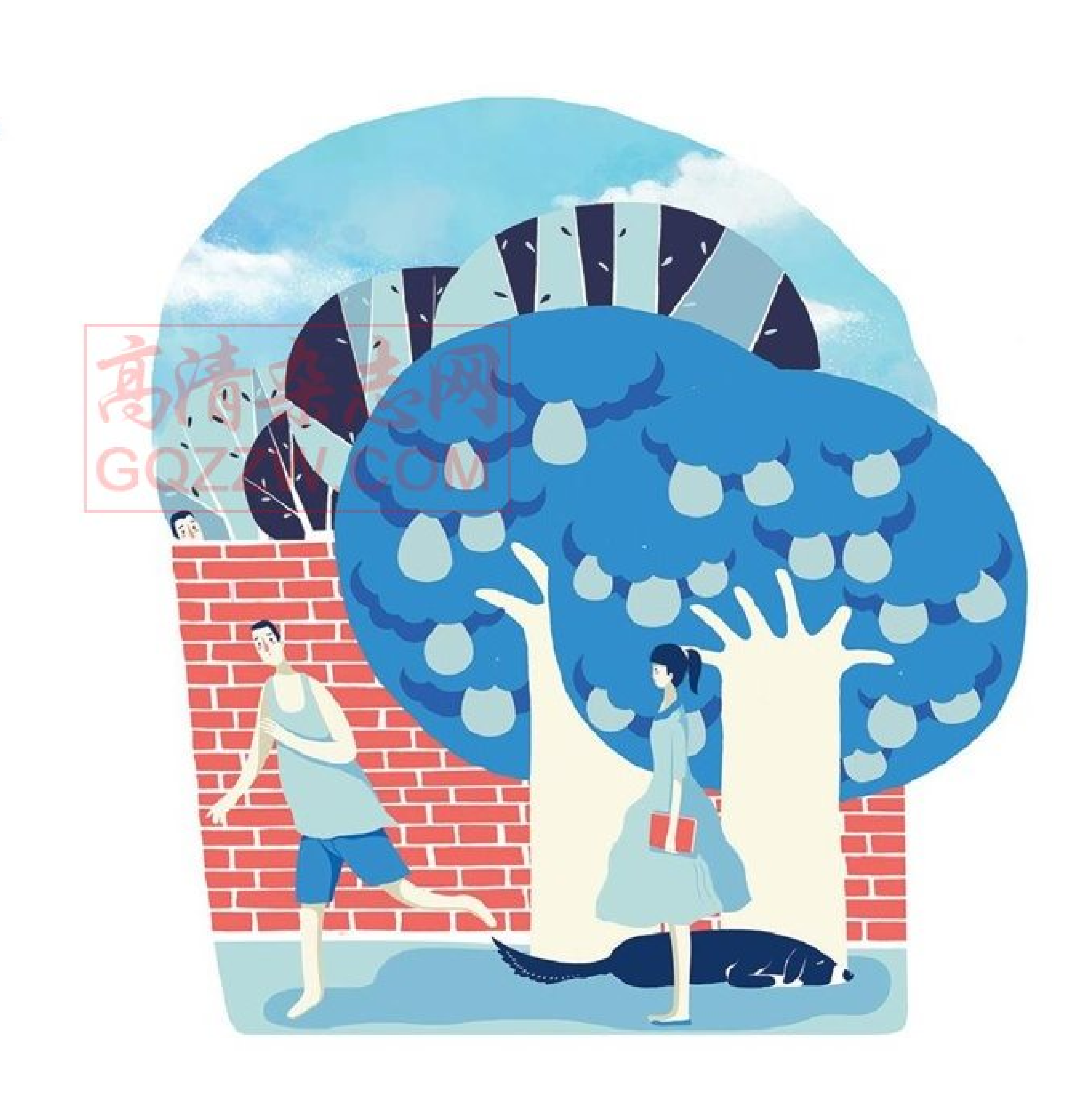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这个夏天



■ 梅　冰

海强和华子是村里最胆大的两个少年，正逢暑假，两人上树掏鸟，下河捉鱼，碰着三个，惹着四个，这世上就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。

最近两人瞄上了村西头的老龙头家，老龙头家的院子内长着十几棵梨树，现在梨子已挂满枝头，光想想梨子的滋味就能让他们口水直流了。可问题是，老龙头是全村第一的恶人，甭说摘梨子，就是靠近他家院墙，可恶的老龙头都会拎着根粗大的棍子，恶狠狠地瞪着你。

海强和华子正绞尽脑汁地想办法，机会来了，老龙头到邻村吃酒去了，这下子他家中无人了，哈哈，这就叫刚瞌睡就有人送上枕头哩。

这时快到中午，大人们都下田干活了，村子里静悄悄的，夏日那特有的气息散发开来，令人懒洋洋的。海强和华子可不懒，他们悄悄来到老龙头家的院墙外，手搭着墙，一使劲，便翻了上去，再轻轻跳下，香气四溢的梨子就近在眼前啦！

谁知一阵雷鸣般的吼声突然暴响起来，不好，是大黑狗！老龙头养着一只巨大的黑狗，那样子活像一个来自地狱的魔鬼，刚才情急之

下竟忘了这茬儿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大黑狗已咆哮着奔了过来，甚至可以看到它那白煞煞的大牙和四溅的唾沫了。两人吓得魂都没了，转身就爬墙头，在大黑狗那可怕的大牙咬着他们的一刹那，成功脱险，可是，“哧”的一声响，海强的裤脚被咬掉了一块。

两人脚底生风跑回家后，过了好久，依旧惊魂未定。海强望着破裤脚气急败坏地叫道：“不行，这口气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，我们两个大男子汉总不能被一只狗给吓住了吧？”

华子有点幸灾乐祸，因为他的裤子完好无损，说：“可是，我们总不能带刀去砍大黑狗吧？那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，老龙头回来还不吃了我们？”

海强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除了砍，你就不会动脑子吗？硬来不行，咱就智取，你忘了我爸以前是干什么的了？”

华子一愣，说：“我当然知道，你爸以前是个猎人呗。海强，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海强一点头：“麻翻黑狗！”

海强家中还有一些麻药，是他爸以前打猎时用来麻醉猎物的。他当即翻箱倒柜找出麻药，又把一块肉泡在药里，几分钟后，成了。

两人随即再次佯装没事人似的靠近老龙头的院子，踮起脚尖，透过院墙的花窗朝内一看，呵，那魔王正趴在地上呼呼大睡。这时，它似乎听到了墙外的动静，抬起头望望，喉咙里发出威胁的“呜呜”声。

海强瞄准了轻轻一扬手，“啪”的一声，那块肉不偏不斜落在了大黑狗面前，黑狗一惊，一下子跳起身，但随即放松了警惕，因为它看到的是一块肉。

大黑狗再聪明，也只是个畜生，只消两大口，便快快活活地把那块肉吞下了肚。海强和华子屏住呼吸偷看着，心花怒放。

不出所料，只过了分把钟，大黑狗眼神便迷离起来，它自个儿似乎也感觉到了不好，强行爬起身，可是已如醉酒的人一样左右摇晃起来，然后一路摇晃着进了杂物间，显然这家伙实在支撑不住，睡大觉去了。

海强和华子乐得差点笑出声，华子这回勇敢了，说：“我进去，海强你给我把风。”

海强点点头，肉和麻药都是他出的，现在该轮到华子出力了。于

是他看着华子翻墙入内，自个儿呆在外面，迎着凉爽的风，吹着口哨，悠闲自得地四下里溜达着望风，一边想象着即将到口的美味。

过了一小会儿，忽听得头顶有响动，再一看，是华子出来了。

等华子落地后，海强惊讶极了，华子两手空空，口袋也瘪瘪的，更奇怪的是，华子的神色怪怪的：喘气有点粗，黑黑的脸还有点红，眼神竟还有点迷乱，像刚才吃了麻药的大黑狗似的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华子遇见了什么？

华子见问，神色扭捏得不得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"屋内还有个人……我以前见过的，是老龙头的外孙女从城里来了……"

海强大怒，低声骂道："你这么高的个子，连一个女娃儿都怕？你难道打不过她？呸，孬种！"

怒极了的海强当即亲自施展身手翻身上墙，提气轻轻一跃，便平稳落地，前面就是几棵梨树，海强疾步走过去，正要上树摘梨，身后有人说话了。

那人声音轻轻柔柔的，听上去有一点点惊讶，还有一点点嗔怪，就像黄昏时的晚风吹在脸上，说的是："你是来摘梨子的吗？可梨子还得等几天才成熟哩。"

海强浑身一酥，回头一看，说话的是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女孩，约有十六七岁，她手里拿着一本书，手白白的，脸也白白的，眼珠子好黑，衣服好美……像仙女一样。

"嗡"的一声，海强头脑就响了，然后转身就跑，一双脚就像踩在棉花上，有种腾云驾雾的感觉，怪了，这回竟然爬了几次才爬上院墙。

华子还在外面等着。两个少年相视一眼，彼此看到对方眼里的纳闷，还有一点以前从未有过的美好。

华子喃喃地说："她竟比大黑狗还厉害……"

自个儿这么个大男子汉竟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败下阵来，一向不服输的海强羞愧极了，说："不，她比老龙头还厉害……"

微风吹过来，两人一时不作声，默默回味着。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：

姚自豪：yaobianji1950@126.com；

吕　佳：lujia411@126.com；

丁娴瑶：dingxianyao@126.com；

陶云韫：taoyunyun1101@163.com；

曹晴雯：caoqingwen0228@126.com。





脱单计

□郭铁牛

刘蕊长得漂亮，家里条件好，追的人多了去啦，于是她就养成了一副公主脾气，花篮选花，眼都挑花了，也没挑出一个十全十美的如意郎君来。这一下可急坏了母亲何梅，找朋友托亲戚，赶场子一般为刘蕊物色对象。

这天，何梅又在“执手一生”奶茶店里安排了一场相亲，刘蕊对男方看不上眼，言语便有些不冷不热的，男方识趣，先走了，刘蕊便在奶茶店里发呆。就在这时，走进来一个中年人，叫崔柏刚，是个骑三轮车卖蛋炒饭的，经常来这里喝奶茶。这“蛋炒饭哥”平日里总是进来默默坐着喝一杯奶茶，喝完就走，今天他却突然盯着刘蕊开口了：“左看不好右看不好，给我儿子当媳妇算了。”

刘蕊认识崔柏刚，知道他是卖蛋炒饭的，听他这么说，觉得他的脑袋似乎不太灵光，便决定作弄他一番。刘蕊起身把奶茶店的老板叶媚喊到一边，这叶媚是她表姐，两人嘀咕了一阵，然后叶媚当着崔柏刚的面，装作不经意地问：“蕊美女，你这衣服多少钱买的？”

刘蕊漫不经心地喝了一口奶茶，说：“我托同学从美国寄来的，两千两百多美元呢。”

“哟，要一万多人民币呀！”叶媚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，接着又问，“你的鞋多少钱？”

“托朋友在国外买的，限量版，一千六百多美元呢！”刘蕊跺了跺脚，装模作样地看了看鞋子，说话时还故意用眼光瞟了瞟崔柏刚。

叶媚感叹说：“你这一身都是国外买的名牌，一般人养不起啊！”刘蕊看着崔柏刚，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容易养呢，每月几千份蛋炒饭就够了。”

崔柏刚听着两人的对话，仔细看了看刘蕊的衣服和鞋子，用平静的语气说：“好马当然要配好鞍了，给我的儿子当媳妇，就该是这样的打扮！”

这下轮到刘蕊蒙了，搞不懂这个崔柏刚到底有一个怎样优秀的儿子。刘蕊到底是聪明、机灵，刚刚绷起的脸立马堆上了笑：“崔伯伯，您儿子是干什么的？读了多少书？”

说起儿子，崔柏刚脸上浮起了笑，忙说：“我儿子可孝顺了，读四年级时我家穷，他就说不读书了，帮我做事，现在在一家服装企业当保安呢！”崔柏刚说完，起身了，“我要去炒蛋炒饭了，明天我把儿子叫过来，让你看一看。”

刘蕊气得差点岔了气，以往每次相亲，总是自己挑人家的毛病，每次都是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作弄对方一番，没想到现在却被一个炒蛋炒饭的戏弄了。崔柏刚骑着三轮车走了，刘蕊远远看着，恨得直咬牙。当天晚上，刘蕊辗转难眠，她从小到大没受过这样的气哟！第二天，刘蕊早早坐在“执手一生”奶茶店里，今天她一定要羞羞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崔柏刚和他的儿子。

崔柏刚今天来“执手一生”晚了一点，把刘蕊等得有些焦急。上



午十点，崔柏刚来了，他见刘蕊在品奶茶，连忙坐了过去。

刘蕊一边玩着手机，一边问崔柏刚有没有带儿子来。崔柏刚要了一杯奶茶，边喝边答道："儿子说他有事，这几天没得空。他说了，爸看了同意他就同意，他相信爸的眼光。"

这时，叶媚凑过来问刘蕊："你是在用流量？"

刘蕊答道："嗯，我二十四小时都用流量的。"

叶媚一听，故意惊讶地叫了起来："你二十四小时都用流量，那每天不要花六七十元？每个月手机流量费都要用两千？"

刘蕊抬起头瞟了一眼崔柏刚，很随意地说："只多不少。"

这当儿，一旁的崔柏刚开口了："不多不多，给我儿子做媳妇，用这点流量算啥？我儿子很节省的，当保安两千多元，可省两千元回家交给媳妇。只要你给我儿子当媳妇，我炒蛋炒饭每月能赚六千元，也全部给你。"崔柏刚一口一个"媳妇"，脸皮厚还不识时务。

刘蕊一听，认定崔柏刚的脑袋不灵光，刚想讽刺几句，母亲何梅走进了店里，她走到刘蕊面前，说："孩子，你就别挑了，崔柏刚的事我听说了，他儿子只读了小学，小学好啊，学历有悬殊，好管理；他儿子不会赚钱，那也没啥，只要对我女儿好，我就认了。你给崔柏刚儿子做媳妇，我不仅给你丰厚的嫁妆，还给你陪嫁一百万现金。"

刘蕊被母亲的话噎着，眼泪都要掉出来了，大声叫道："妈，你是不是我亲妈？"

"当然是你亲妈了，现在科学发达，你可以做亲子鉴定啊！实话告诉你，崔柏刚儿子这事我做主，定了！"何梅一脸的严肃，又转向崔柏刚，说，"崔柏刚，你明天请个介绍人，我们商量商量，先把亲事给定下来。"

刘蕊被母亲的举动气得真想跳河，但她不愧是个聪明的姑娘，想出了一个能让崔柏刚知难而退的办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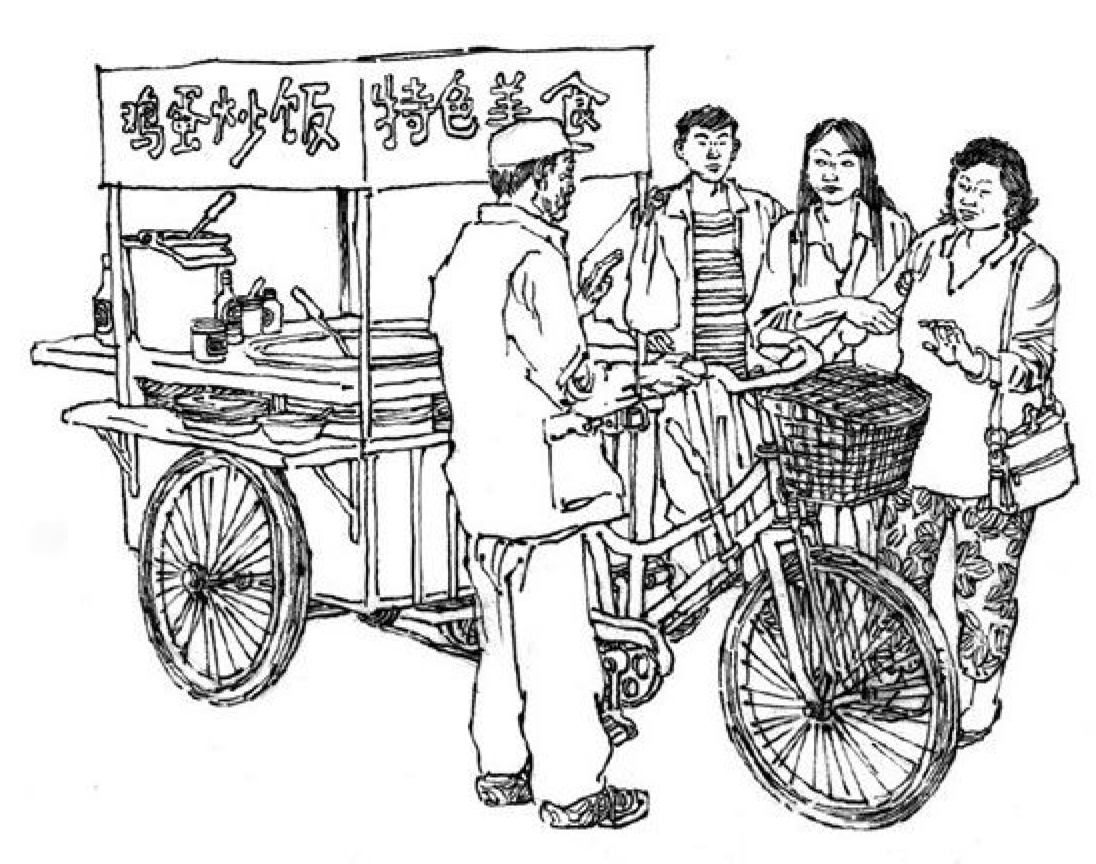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崔柏刚正在喝奶茶，门前来了一辆宝马，宝马没有停到旁边宽敞的地方，却挤在卖蛋炒饭的三轮车旁停了。崔柏刚正要起身将三轮车挪开一点，宝马车门开了，一前一后下来两个人，后下来的正是刘蕊，她牵着先下来的男孩的手，不紧不慢地走到崔柏刚面前，很有礼貌、却带着嘲讽的语气问道：



“崔伯伯，您看我们般配么？”

崔柏刚看看刘蕊，又看看那个男孩，慌乱地说：“蕊美女，你们去喝奶茶吧，我卖蛋炒饭去了。”说着，他起身骑着三轮车，慌慌张张地走了。刘蕊望着狼狈而去的崔柏刚，轻松地吁了一口气，心里爽快多了。

其实，这个开宝马的小伙子，也是别人介绍的，别的都好，只是长相一般，刘蕊权衡再三，总觉得差了一口气。可这一回，崔柏刚步步紧逼，没办法，刘蕊只好拿这个小伙子来做挡箭牌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为了和崔柏刚、何梅赌气，刘蕊频频和宝马小伙子交往，几个月后，两人就把婚事定下来了。



一天，刘蕊和宝马小伙子在“执手一生”奶茶店门口聊天，远远看见母亲何梅和崔柏刚在一起，何梅似乎还将一叠钱递给了崔柏刚。刘蕊瞧不起崔柏刚，就急忙走到何梅身边，拉着她的手就走，埋怨道：“妈，女儿的婚期都定了，你怎么还和这个卖蛋炒饭的在一起？对了，妈，你刚才还给他钱是不是？他是不是在讹诈你？”

“没有啊，怎么讹诈我了？我刚才给的是劳务费呢！”何梅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。

原来，何梅见刘蕊总是挑三拣四，急得日夜睡不着。这天上街，无意中发现有一家门店挂着“帮您脱单”的招牌，于是试着进店询问了一下，经理听了何梅的苦恼，满口答应一定能帮她女儿脱单。

这家“帮您脱单”的公司是一个有创意的大学生开的，店里除了正副经理，员工都是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兼职人员，崔柏刚明是炒蛋炒饭的，其实也是“帮您脱单”的员工。崔柏刚接到任务后，便缠上了心高气傲的刘蕊，终于让她成功脱单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用了什么招

□雁　戈

最近，牛背山成了热门的旅游景点。家住牛背山腰的康老头抓住了商机，在短短的一个月里便把自家的房子改造成了一家客栈，专为游客提供停车、购物、食宿等服务，赚了不少钱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康老头的客栈开业还不到半年，同村的杨启承在牛背山脚也建了一家客栈，一下子抢走了康老头不少客源。

论服务，康老头自信绝不会比杨启承家做得逊色，难道是输在价格上？他一打听，杨启承的客栈住宿一晚是 128 元，比自家的 108 元还贵 20 元；杨家菜单上各种菜品的价格也比康老头家的要贵一点。那就奇怪了，杨启承到底用了什么招呀？

康老头百思不得其解，决定亲自去考察一番，说是“考察”，其实他没好意思走进杨启承的客栈里，而是在客栈外远远地观望了一阵。还别说，这一望，还真让他望出了“门道”。他发现凡是光顾杨家客栈的游客，都会收到客栈送的一个蓝色布袋作为回礼。康老头一拍脑门：原来是这样啊！好嘛，他送礼品，我也送！我还要送更实用、更好的！





紧接着，康老头马不停蹄地去县城采购了旅游帽、遮阳伞、望远镜等物品。虽然也是小东西，却比杨启承送的布袋好得多了。康老头回来后，还在客栈的醒目位置打出了“进店有礼”的广告。

经过康老头的一番折腾，客栈的生意倒是有了点起色，只是好景不长，没过几天，上门的客人又少得可怜了。

这天，康老头上小学的孙子来家里玩，看到爷爷在客栈里贴的“进店有礼”的广告，小孙子不以为然地说：“爷爷，您给客人送的礼品都太小啦，生意怎么会好呢？人家启承爷爷给客人送的礼，都是一大袋一大袋的呢！”

康老头一听，眼睛瞪得溜圆：“你说啥？杨启承送的礼品不就是个布袋吗？里面还装东西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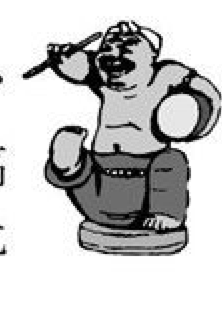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啊，我来的时候看到好些客人背着蓝色的大布袋，都装得鼓鼓囊囊的，乐呵呵地往山下搬呢！”小孙子眨巴着眼睛，说，“我猜袋子里装的一定是好东西！”

康老头拧着眉毛细想了一阵，一拍桌子，嘀咕道：“这哪是送小礼品，这分明是有大阴谋！杨启承在做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吧！”

牛背山是个大矿山，难道……康老头心一沉，立马给牛背山景区管理部门的李主任打了电话。

由于康老头在电话里说得煞有介事，李主任很重视，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杨启承的客栈。客栈里人来人往，一片热闹景象，有的忙着登记入住，有的忙着收拾行李准备登山，还有的在院子里享用着客栈提供的可口早餐……除了能看出这里生意兴隆外，看不出有什么异样。这会儿，老板杨启承并不在店里，李主任不打算打草惊蛇，决定先打道回府。





没想到康老头跟着进来了，他一进门就对着李主任挤眉弄眼，顺着他示意的方向，只见有个男人正拎着个蓝色袋子往外走。

李主任心领神会，走过去，对那个男人说："您好，冒昧打扰一下，您是住店的客人吧？"男人点点头。

李主任接着说："我刚才看到您已经提了行李退房了，这袋子里又是……"

男人一愣，随即拎起布袋晃了晃，笑着说："还能有什么？一袋垃圾而已。"

"垃圾？"康老头一声冷笑，抢着说，"我看不是一袋垃圾这么简单吧？"

那位客人索性把蓝布袋解开，敞开了袋口。康老头急急地探出脑袋往里瞧——矿泉水空瓶，速食包装袋，香蕉皮，几团揉皱的面巾纸……里面果然全是垃圾。康老头窘得满脸通红，嘀咕道："这么漂亮的布袋，干吗拿来装垃圾……"

那客人笑着说："你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吧？我这垃圾可比这布袋值钱多了……"

话未说完，杨启承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，见到李主任，他快步走过来，不好意思地挠挠脑袋道："李主任，我是怕游客带上山的垃圾破坏了牛背山的环境，就搞了个'垃圾换折扣'的优惠活动。"

原来，杨启承给客人发蓝布袋，是为了让客人把自己带上山的垃圾全部带下山，这样便能在客栈里享受全场八折优惠！

康老头心里一算，杨启承店里的食宿原价虽然比自家的要贵些，可打完折下来，就优惠不少了，价格明显有优势。

李主任明白了事情原委，表扬杨启承道："懂环保，有远见，难怪游客们都爱来你这里！"

杨启承红着脸说："您夸得好，我只是想着保护好我们的牛背山，吸引更多的客人来这里玩，这样，我的生意也能细水长流。"

"这个活动开展得好啊！"李主任拍着杨启承的肩膀，"既然是对咱们牛背山好的事，你也该跟老乡分享分享经验嘛，别伤了和气！"说着，李主任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康老头。

杨启承挺机灵，赶紧上前握了握康老头的手。倒是康老头，红着脸，心里直嘟囔：不如人啊不如人，这一招自己咋没想到？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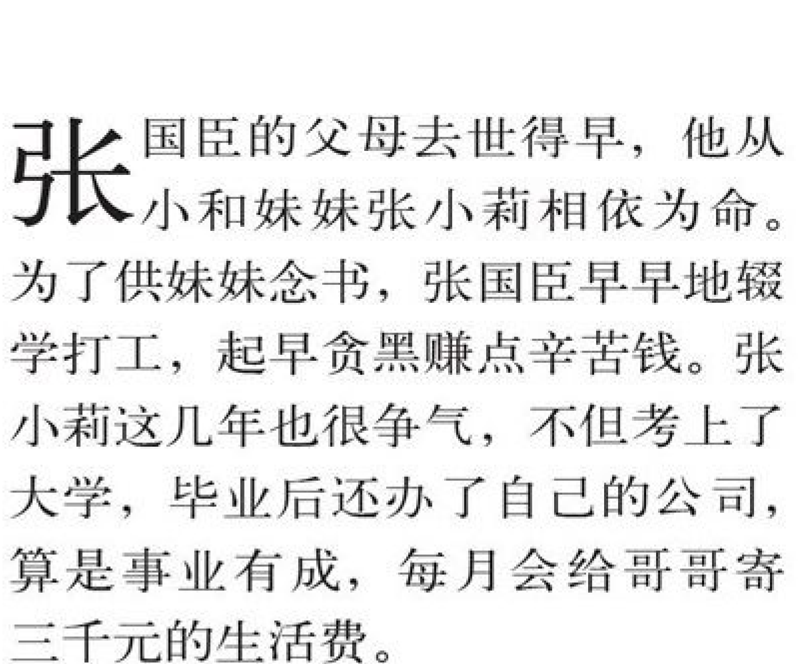
（题图、插图：潘胜奎）





如此报恩

□侯　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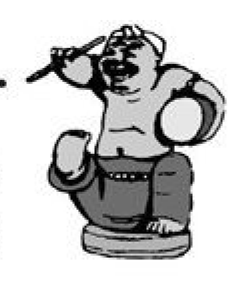
张国臣的父母去世得早，他从小和妹妹张小莉相依为命。为了供妹妹念书，张国臣早早地辍学打工，起早贪黑赚点辛苦钱。张小莉这几年也很争气，不但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还办了自己的公司，算是事业有成，每月会给哥哥寄三千元的生活费。

妹妹出息了，张国臣却熬成了大龄青年，三十好几了还没个对象。最近，有媒人帮他介绍了个叫吴秀秀的姑娘，人不错，两人相处得挺好，很快便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可是问题来了，吴秀秀家突然提出要十一万元的彩礼。

张国臣明白，现在结婚就是这么个行情，十一万，代表着一生一世，也是讨个好彩头。可这钱要从哪里来呢？张国臣自己可是两手空空。不过不怕，还有妹妹嘛，对妹妹来说，这根本就不算事。

张国臣掏出手机，兴高采烈地把事一说，那边张小莉却语气平平：“好事啊，可是哥，钱我可以给你，不过你得给我打借条。”张国臣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我打。你啥时回来，咱兄妹小半年没见啦！”

张小莉沉默了一阵，说：“我



最近忙，回不去，要不，你写好借条签了字，用手机拍成照片发过来，我存一下也行。”

张国臣一愣，这才知道妹妹不是开玩笑的，他浑身冰凉：亲兄弟，明算账。话虽这样说，可养育之恩大过天啊！想到这些年自己对妹妹的辛苦付出，他心里凉透了。一气之下，张国臣挂了电话，既然妹妹这么忘恩负义，自己也不能觍着脸求她。

张国臣决定找哥们帮忙，可一听借钱，几个哥们都退缩了。这下张国臣没辙了，只得沮丧地对吴秀秀说：“秀秀，彩礼钱我怕是凑不齐了。我现在才明白，那帮所谓兄弟全是因为我有个有本事的妹妹，才对我好的，可我这妹妹竟然这样待我，我心里委屈啊！”



吴秀秀思忖半晌：“其实，不过就是个借条……”张国臣恼了：“这不是借条的问题，她这是要跟我划清界限！要说，这事早有兆头了。上个月，她只给我寄了一千五；这个月更少，才一千！我原以为她是一时疏忽，没想到她是有意要给我断粮，与我断了情分啊！”说着，张国臣流了泪：“秀秀，你再等我几年。明天我就进城打工，争取早日把这笔钱挣出来！”

吴秀秀叹气道：“可你觉得我们这年纪，还能等几年呢？”

张国臣绝望了，吴秀秀犹豫半刻，掏出张存单：“这十一万，有些是我这些年打零工攒的，有些是我找好姐妹借的。你先拿去，明天交给我爹吧。”张国臣哆嗦着手接过存单，感慨道：“没想到我的所谓朋友和妹妹，都不及一个未过门的媳妇啊！”

就这样，张国臣和吴秀秀“跨”过了彩礼的槛儿，择良辰吉日，举办了婚礼。张国臣身边没啥亲人，吴家人就帮忙张罗着喜宴，对新

女婿也很是客气。张国臣心里正暖洋洋的，就听外面“嘀嘀”几声，来了辆小车，是张小莉。因为彩礼的事，张国臣心里有气，没跟张小莉提结婚的事，没想到她打听到日子，自己赶来了。

见到“没良心”的妹妹，张国臣语气不善：“你来干啥？”

张小莉掏出个红包：“哥，新婚大吉。”

张国臣接过红包，心头一热，可终究是喝了点酒，有些失态：“那么，这要不要打借条啊？”

见话不投机，怕坏了哥哥大喜的心情，张小莉也没多呆，冲乡亲们打了个招呼，寒暄了几句，就坐车走了。

晚上，送走宾客，吴秀秀忍不住念叨起来：“国臣，你不该那样对咱妹啊！”张国臣一撇嘴：“她以为送个红包就算了却我们之间的情分了？她办那么大个公司，也不说拉一把我这个哥哥，随便给我安排个职位都好啊！唉，她进城读书开了眼界，却坏了品性，不懂回报！”吴秀秀一时接不上话，索性另提一茬：“还有件事，今天婚礼都办了，至于彩礼那些钱……”

张国臣也不含糊：“秀秀，我知道，这钱终究是要还的，过几天我就去城里找工作。”

婚后第三天，张国臣就收拾了打工家什，出门找活儿了。过程不太顺利，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厂子里找了份电工维修的活儿。可让张国臣郁闷的是，还没等他打电话回家报喜，这活儿竟然又“黄”了。张国臣一打听，简直要气炸了，从中作梗的竟然又是妹妹张小莉！那家厂子的老板和张小莉的公司有合作关系，张小莉和老板通了气，老板就变了卦！

张国臣气急败坏地冲到张小莉家讨说法，还一拍桌子要和张小莉断绝关系。张小莉似乎早有准备，面对哥哥的指责，她不气不恼，心平气和地说道：“哥，你这次出门，证件都带齐了吧？”

啥意思？难不成还真要办手续与我断关系了？张国臣有些慌了：“你想干啥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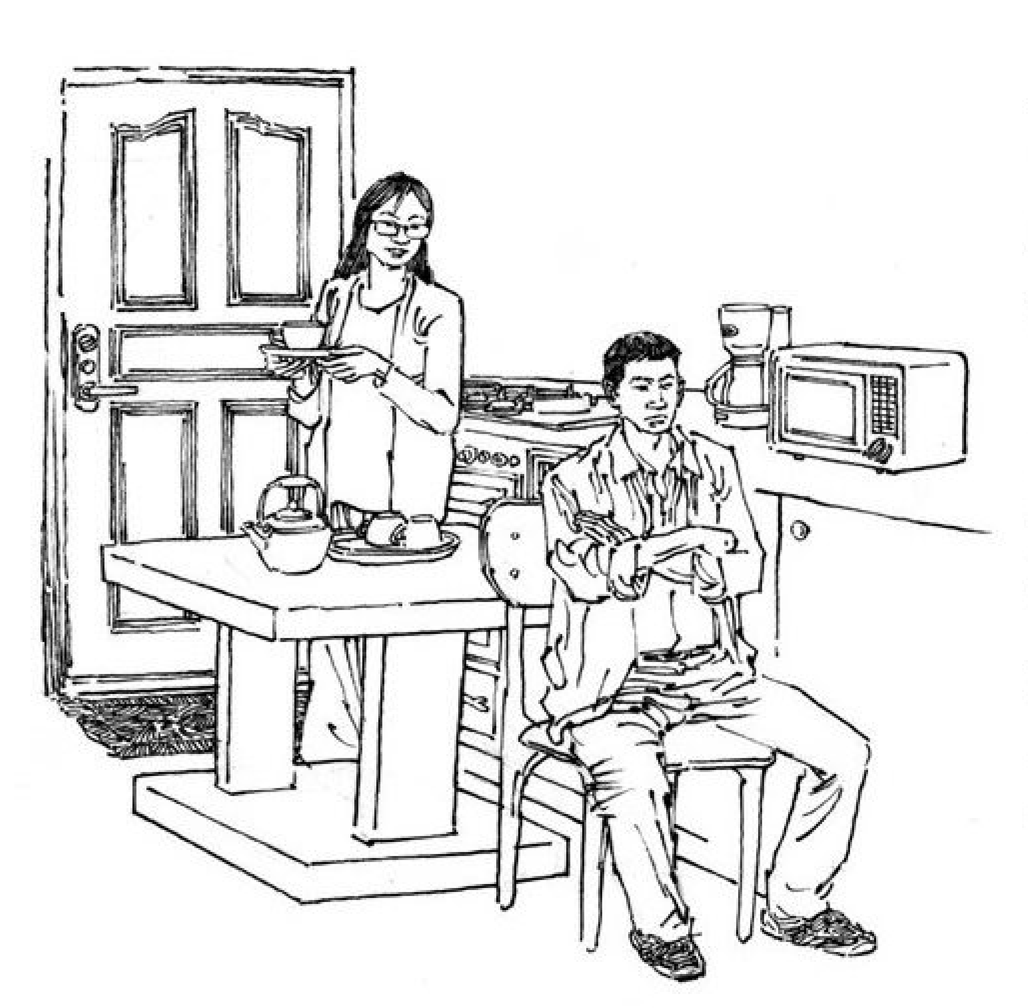
张小莉从茶几抽屉里拿出几张表格，说道：“虽然你原先干过电工的活儿，但也过去好些年了，你又没有正正规规考过证，我给你报了个自费培训班，你先进修一下，再去工作。”张国臣没好气地嘟囔着：“你别瞎折腾，我哪有闲工夫进修啊，我还得还人家彩礼钱呢，你忘了？”

“不急，不急，妹子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你还彩礼钱！”

老婆吴秀秀不知从哪儿闪了出来，张国臣傻眼了，只见吴秀秀揽着张小莉的胳膊，笑着说道，“国臣，赶紧谢谢咱妹子吧，这一切还是她想得周到！”

原来，张小莉虽远在省城，但还是关心着哥哥的情况。她知道张国臣因为有了她这样有出息的妹妹，就变得游手好闲，整天与狐朋狗友喝酒、打牌，于是，她就逐渐减少他的生活费，想逼一逼哥哥。谁知张国臣宁愿得过且过，也不愿意出去找工作赚钱。后来，知道哥哥同吴秀秀谈婚论嫁后，张小莉私下找到了吴秀秀，劝她讨要彩礼，好再将张国臣一军。吴秀秀当初拿出的十一万存单，就是张小莉给的。张小莉说这笔钱就当是给哥哥嫂子的结婚贺礼，只是不能让张国臣知道，她要用这笔“债务”激出哥哥的斗志！

张小莉说：“哥，你前半辈子为了我辛苦打拼，可等我有出息了，你却一下子泄了气，总想着‘前半辈子哥供妹，后半辈子妹养哥’，可你还正当壮年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你没点干劲可不行！你的恩情我都记着，这恩我得报，怎么报？首先我就不能让你这么糊里糊涂地过日子啊！”



走出张小莉家，张国臣心里很惭愧，他对吴秀秀说：“是我眼界窄啊，误会了妹妹，唉，我这个当哥的没本事，让妹妹看了笑话喽！”

吴秀秀温柔地搂着张国臣的胳膊，说道：“你猜小莉第一次跟我见面说了啥？她说，她哥哥一个人把她拉扯大，是天底下最最有本事的人！”张国臣一听这句话，一串热泪终于流了下来……

（**发稿编辑**：丁娴瑶）

（**题图、插图**：陆小弟）





悬崖勒马

□ 云川纵

夜谈

张维是个生意人。这天，合伙人曾亮请张维吃饭，饭后出门时，曾亮的新秘书舒沁不小心崴了脚，曾亮喝了酒没法开车，就让张维捎她一段。

张维一路上沉默着。舒沁坐在后座上，她的手无意间在座位上摸到了一个东西，拿起来一看，原来是支口红。她笑着问张维："嫂夫人的？"

张维愣了一下，敷衍地点点头。

舒沁就着路灯看了一下，忍不住笑道："这是您买的吧？色号艳了点，适合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呢！"

张维抿了抿唇，没说话，明显不想提这个话题。舒沁却不在意，她将口红放在不易碰到的地方，感慨道："嫂夫人旺夫又贤惠，怪不得您那么疼她。"

"旺夫？"张维心中一动。

"是啊！"舒沁笑得一脸神秘，"我会看相哦！看您的面相，就知道您最近有感情方面的困扰。"

张维有些不屑，他最近不在状态，是个人都能看出来。舒沁似乎看出了张维的想法，接着道："八年前，您在西南方位受过一次大挫折，本来都无力回天了，幸亏命里有贵人相助，才东山再起。您说，

我说得对不对吧！”

张维一怔，一脚刹车踩到底，将车停在了路边。八年前，他从山东去湖南做生意，遇到了骗子，赔得一塌糊涂。后来，他就遇到了妻子，在其鼓励下，慢慢重拾信心……

舒沁托腮笑道：“我没说错吧？嫂夫人可是福星！”

张维沉默半晌，忽然从手机里翻出一张妙龄女子的照片，递向舒沁：“你确定她是福星？”

舒沁仔细看了一下，笑道：“您诓我。这不是嫂夫人，这女子尖下巴，高颧骨，面相不太好。”

这下张维有几分相信了，他这人本就有点神神道道的，每年给各路大仙送的礼将近六位数。他重新发动车子，言语间客气了许多：“想不到你年纪轻轻还懂这个，难怪亮子那么重视你。”

舒沁笑道：“曾总这人惜命，之前我跟他说有班飞机不能坐，他一开始还不信。后来嘛，就一直带着我了。”

张维彻底放下心来，曾亮那次临时换机，结果之前那班飞机失事，他躲过一劫，大家都说他好命，原来是有高人指点。

张维越发客气：“大师可否看看我的婚姻状况？”

舒沁挪到副驾驶位上，打量了张维一会儿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有妻有子，事业有成，可别贪心不足，当心坏了运势！”

张维心中“咯噔”一跳，他最近的确摇摆不定，倒还不至于出轨，他只是跟一个女子志趣相投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。他也知道如果真发展出什么，对妻子很不公平。他不想做人渣，但又舍不得那个女子。

舒沁似乎看破了张维的心思，慢慢地说：“有人说，家花不如野花香，其实，如果把野花插到现在的花瓶里，谁知道会不会更不满意？”

张维不信，舒沁笑眯眯地跟他打了个赌，让他带“野花”去乡下逛逛。

分　歧

隔了几天，张维对妻子假称出差，果真带了财务部女会计罗可去乡下游玩。

张维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，觉得农家乐条件已经很好了，但罗可是城里的娇娇女，总觉得床铺饭菜都不卫生。张维乐了，说：“这简单啊，这边有商店，我去买套新床单被套。他们也有自助厨房，咱们下午去钓鱼，自己弄晚饭。”



罗可皱眉道："刚买回来的床单不能用，要洗一水才行！"

张维举手投降，亲自买了东西回来洗。下午去钓鱼之前，罗可要涂防晒霜，换防晒衣，张维只好自己先去。足足过了一个小时，罗可才慢腾腾过来，果然全副武装。张维暗想，要是妻子，铁定已经撸袖子陪他钓好几条鱼了。

正钓着鱼，旁边过来一群小孩子，又叫又跳，将游鱼全都惊走了。罗可皱皱眉，明显有些不悦，张维却未察觉，感慨道："多可爱的孩子啊！你说你以后的孩子，该长得多好看呀！"

"我为什么要生孩子？"罗可霍然转头，一脸莫名其妙，"女人又不是生育机器，再说分娩可是10级疼痛，太受罪啦！"

张维一愣，问她："你不觉得一个女人没生过孩子，不完整吗？"

"不啊！"罗可嗤笑一声，"人生能做的事太多啦，靠孩子拴住丈夫的女人真无能！国外很多家庭多少年前就选择做丁克族了。"

张维怔怔地看她，这才发现，除了风花雪月，柴米油盐也是一种交流。但很显然，自小接受欧美思想的罗可很开放，跟他三观不是一个维度的，张维心里挺不是滋味。

吃饭的时候，又出了分歧。做烤鱼时，张维大把大把地放了香菜和孜然。罗可一看，差点气死，委屈地控诉："你、你太没绅士风度了！你都不问问我吃不吃这些！"

张维惊觉这不是事事包容自己的妻子，顿时有些心虚："你也没说你不吃呀！吃烤鱼不放这些东西，还有什么滋味？"



罗可气得要死，跺脚数落他："我煮汤时都问你吃不吃海米了，你说不吃，我明明超级喜欢都忍着没往汤里放。我迁就你，你却不知道照顾我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！"

一言不合，罗可摔门回房睡觉。张维尴尬的同时，



又觉得罗可有点小题大做，要是妻子……奇怪，好不容易跟心上人出来，怎么老想着妻子？

退　出

预计三天的旅游，只过了两天，两人就因为实在合不来，收拾收拾回城了。

到站时，妻子开了车来接张维。看到妻子站在车旁，笑吟吟地冲他招手，旁边是调皮捣蛋的儿子，张维心头一热，紧走几步，一把抱起儿子，牵住妻子，笑道：“上车，咱们回家！”他主动坐上驾驶位，顺手帮妻子把副驾驶位的遮阳板放下，这才招呼罗可：“小罗，我送你！”

罗可怔怔地摇头，机械地回答：“我打车就行。”

一家三口绝尘而去，罗可忽然哭了，这个男人，他不是不会照顾人，他帮妻子放遮阳板时明明那么自然！

再去曾亮的公司时，张维发现他的女秘书又换了，而舒沁的手机也打不通了。曾亮听完张维的遭遇，说：“其实舒沁不是我的秘书，她是小三劝退师！受人之托，专门拆散你和罗可的。”

张维心中一沉，有些慌：“小三劝退师？是谁雇她的？难道是我媳妇……”

曾亮摊了摊手：“可能吧，舒沁找到我时，只说受人之托，希望能以我秘书的身份接近你。我想着你这段时间老为这事烦恼，也不是个法子，既然有人雇了她，不如帮她一把。”

张维沉默半晌，说：“这样也好，罗可已经递了辞职书，我们这段关系也可以结束了……”

而此时，舒沁正在高铁站候车室门口送一个人，这人正是罗可。罗可揽住舒沁，哭了：“舒姐，谢谢你帮我走出来……”

舒沁拍拍她说：“你是个好姑娘。我们这行，接待的大多是妻子要求拆散丈夫和小三的，头一次遇到要求拆散自己和心上人的。”

罗可既伤感又庆幸，幸亏她悬崖勒马，意识到自己的感情状况很危险，就求助了小三劝退师。若不是舒沁针对两人的成长背景制定了农家乐活动，只怕她和张维还深陷其中。

两个人在一起，可以是因为很多共同点；但要分开，有时只要一个分歧就足够了。

（**发稿编辑**：吕　佳）

（**题图、插图**：张恩卫）



密室杀人

□牧 谦



周子新是个刑警，最近负责了一起投毒案。

被害人姓王，是某大学研究生院留学生的带班老师，案发地点就在教师公寓。再过一周，王老师带的这一届学生就要毕业了。

据初步了解，王老师的社交圈不大，很少出学校。如果嫌疑人在王老师今年带班的一百多个留学生中的话，等一周后他们毕业奔赴世界各国，这案子还怎么破？周子新压力很大。

而且，这案子很邪门，门窗都紧锁着，没有一点破损痕迹；屋内也没有别人的指纹和足迹，牙膏、杯子、碗筷等物品上都没有检测到毒物残留，那死者是怎么服毒的？在调取的教师公寓的监控视频中，案发前一个月也没有可疑的人来过，毒物又是怎么来的呢？

周子新和警员们认真进行了现场勘查，也详细调查了王老师的社会关系，可是，三天后仍然没有大的进展。

又过了一个通宵后，刑警队长让周子新带领警员再去现场查看。这次，周子新看得更仔细了，他戴上手套，检查可能和死者接触的一

切物品，碗筷、饮水机、毛巾、牙膏、沐浴液、药品……每样东西他都更小心地取样，送回公安局检测，可仍没有发现毒物残留，但周子新隐隐觉得，哪里有些不对劲。

这天晚上，因为已经熬了几晚，刑警队长让周子新先回去休息，第二天一早再来上班。

周子新刚进家门，父亲就讲起了隔壁邻居家的一件趣事。

邻居家有个调皮的小孩，上周末，他家的亲戚们在院子里打牌，突然“砰”的一声鞭炮响，把大家吓了一大跳，可又找不到放炮的人。后来每隔几分钟就有一声炮响，大家都觉得是家里的熊孩子干的，可有个当警察的亲戚说了，这孩子一直在屋里写作业，没有作案时间啊！

后来，亲戚们才发现，是那熊孩子就地取材，做了个简易的“延时装置”，他嫌亲戚们打牌太吵，就拿了几只鞭炮，给每个炮捻子上拴了一根香，有长的，有短的，将香点燃后悄悄放在了院子里的隐秘处，这样当香燃烧到炮捻子的地方，就会点燃鞭炮！可他早早地就回到屋里写起了作业，所以大家从窗户边看到他一直在写作业，谁知道他早都把“定时炸弹”放好了！

“延时装置？”听父亲讲完故事，周子新若有所思，他想起这个案子找不到凶手的作案痕迹，监控下又没人有作案时间，是不是也被“延时”了？可他一时也没有什么头绪。

过了一会儿，周子新的父母开始洗澡、吃药，准备休息。

“慢！”周子新突然大喊，把正准备吃维生素的父亲吓了一大跳，他冲过去，拿起父亲手里的瓶子看了起来，“我说呢，原来是这里不对劲！”说着，他抓起瓶子，就出了门。

周子新先去了一趟教师公寓，然后赶回了队里。

到了警队，队长已经把警员们都叫了回来，周子新开始说自己的发现——

原来，近两年大家的保健意识逐渐增强，流行吃复合维生素，周子新也给父母买了。复合维生素的盖子拧开后，有一层锡箔纸状的密封膜。王老师家也有几瓶维生素，周子新刚刚特意去确认了一下，打开那些维生素，瓶口多多少少都留有锡箔纸膜，只有一瓶是完全没有锡箔纸膜的，如果不是这种产品本来就没有膜，那就是有人刻意把这瓶维生素上的膜撕掉了，还特意撕



得整整齐齐，就是这里不对劲！有位警员当场就在网上搜到了王老师家的那瓶同款维生素，点开商品图片，果然是有膜的！

周子新接着说 ：“据前两天社会关系调查小组反馈，王老师这个人大大咧咧，为何独独把那瓶维生素上的膜撕得干干净净？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，王老师拿到这瓶维生素时，就没有了这层密封膜，有人刻意撕掉了！”

话说到这里，大家都明白了，一路刑警再次赶去现场，取回了那瓶没有锡箔纸膜的维生素。

经过一个晚上的检测，所有的胶囊中都没有毒物残留，但是，在三个胶囊皮上检测到了人的指纹。

这时，已经是第五天清晨，上午就要举行毕业典礼，警队所有警员都赶来学校，采集了即将毕业的留学生的指纹……经过比对，瓶子里的指纹，正是留学生汤姆的，案情一下子有了突破。

经过调查，汤姆的网购记录里，的确有那瓶维生素，而且，汤姆所在的科研项目，有接触毒物的机会。稍经审讯，汤姆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

原来，因为一些科目成绩的缘故，汤姆一直对王老师怀恨在心，某天，他在侦探小说中看到“偶然性杀人”的叙述，很感兴趣，就依葫芦画瓢，买来昂贵的进口维生素，小心撕下密封膜，在其中一粒胶囊中放了毒物，仔细擦拭瓶子后，在外面又套了一层塑封，接着，又将塑封擦拭干净，号称是全新包装，然后送给了王老师，王老师没有怀疑就收下了。这样，王老师什么时候吃到那粒胶囊，就成了完全的偶然事件，作案时间也就被“延时”了，汤姆不仅自己不会留下痕迹，而且还有不在场证明！甚至说不定，王老师吃到毒胶囊时，他已经回国，中国警察更找不到他了。

可谁知，他百密一疏，把有毒胶囊投入瓶子底部的时候，曾把别的胶囊拿出来过，因此在几个胶囊皮上留下了指纹，正是这几枚“瓶子里的指纹”，成为指证他犯罪的铁证。周子新感叹道 ：“这案件破得好险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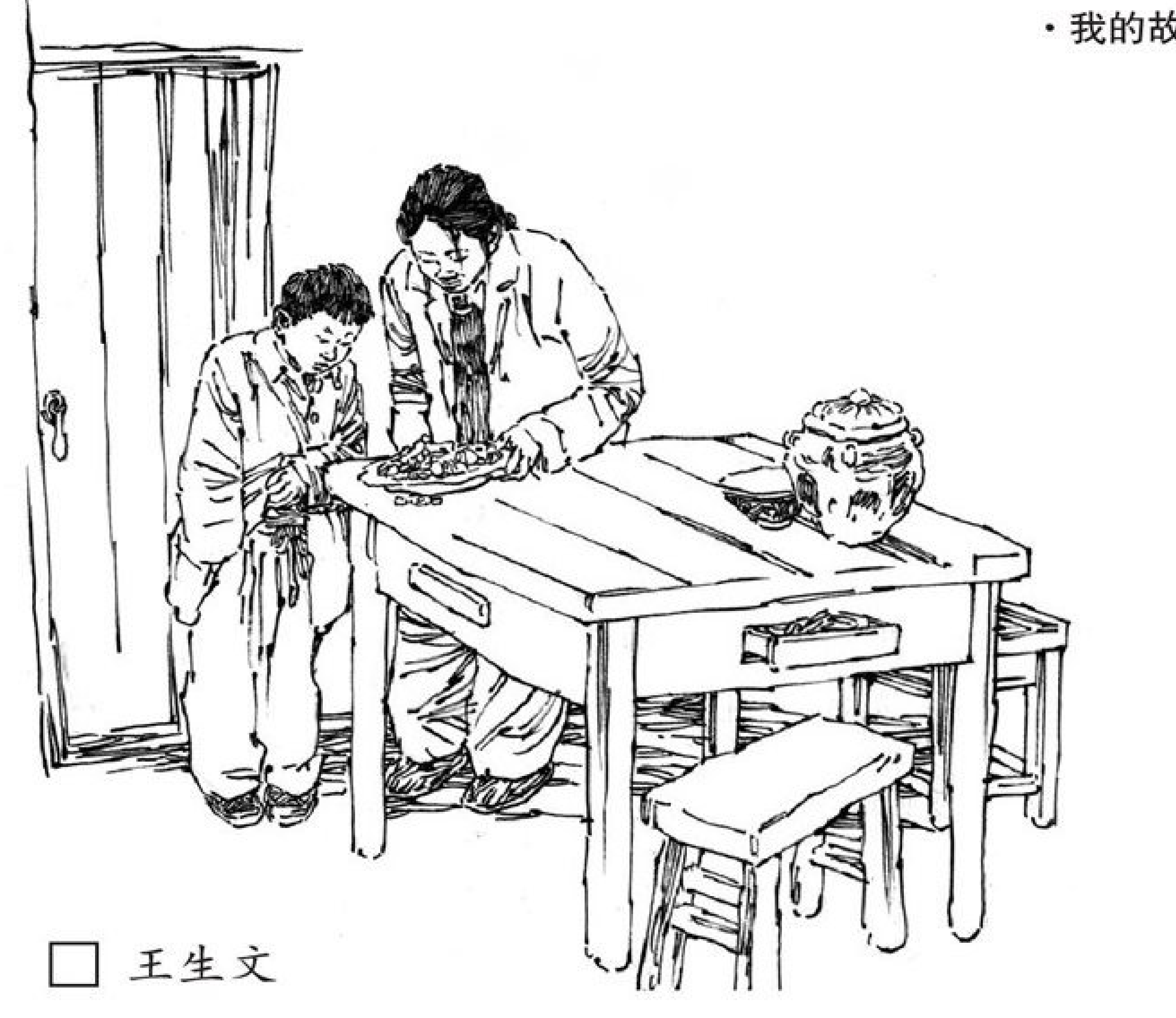
知道内情的刑警队长拍了拍周子新的肩膀，说 ：“王老师以手中的打分权为要挟，多次向留学生索贿，因此别人才有给他送‘毒物’的机会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 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 ：佐　夫）



拜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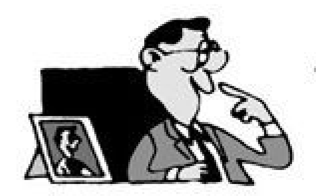
□ 王生文

我们王家村有个习俗，每年春节都要请十五岁以下的孩子到各家各户去拜年，孩子们代表着新生与希望，寓意把一年的吉祥与盼头带给村子里的每家每户。

那一年，我十一岁，加入拜年队伍刚一年。这年春节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急着起床，妈妈要我再睡一会儿，我一边翻身下床穿衣服，一边说：“妈，昨天和冬宝约好了的，我们天亮在村西头集合。”

妈妈当然知道冬宝是村子里的孩子王，这几年春节都是他带着孩子们给各家各户去拜年。小孩们永远都是嘴馋，说是拜年，其实也不外乎从各家各户讨点彩头，让平日里瘪瘪的口袋鼓胀一回。

我们村里的人家是一字形住着的，一户挨一户，唯有最东边的一户，像掉队似的孤零零地窝在一头，那便是我的家。去年孩子们拜年拜到只剩我家时，冬宝突然停下脚问我：“小文，你妈准备好花生糖果了吗？”我知道家里穷，买不起那些东西，一时羞愧得说不出话，没想到冬宝“哼”了一声，手一挥，对围在他身边的孩子们说：“就小文家小气，我们都散了吧！”没有得到孩子们的新年祝福，我们一家人都很难过，尤其是妈妈，觉得一



年的头没有开好，还伤心得流了泪，我看在眼里，拉过妈妈的手，不停地安慰她说：“妈，明年我一定让冬宝他们来我家拜年……”

但是，刚刚过去的一年，生产队收成又不好，家里依然买不起花生糖果，但我顾不了这些，决计要让冬宝他们来我家拜年，否则又要影响我们家一年的运气。妈妈眼看我就要出门了，赶紧拉住我的手说：“小文，别去了，家里没有买花生糖果你不是不知道……”

“妈，我知道，可是，我不去，冬宝他们肯定不会来我家拜年的。”

“我不要他们给我拜年，小文，你要是得了别人家的打发，让妈拿什么去还礼？”妈妈显得左右为难。

我之前确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听妈妈一说，不由得低下头来，思考着怎么办。妈妈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同意了，安慰我说：“小文，今年分田到户了，我们拼命干一年，日子也会好起来，等明年过年，妈妈一定买好多好多的花生糖果，你再邀冬宝他们来家里拜年，好吗？”

那时我上四年级，懂得急中生智的意思，不承想关键时刻我还真的急中生智了。我抬起头，自信地对妈妈说：“看我的，你就在家里等着吧……”说完，也不顾妈妈在身后喊，一溜烟跑了。我一路小跑赶到集合地点加入拜年队伍，冬宝点了点人数，便带领我们从西往东，开始给一家一户的大人们拜年。新年的早晨，稚嫩、响亮的祝福声，成了我们王家村最动听的声音。

各家各户的主妇也都热情大方，笑吟吟地端出早就准备好的花生糖果，一把把地塞进我们敞开的口袋里。我总是挤在孩子堆的前头，接受打发，很快，我的上衣口袋就鼓胀了。好在我裤子两侧的口袋很深，趁着从这户人家到那户人家的间隙，就把上衣袋里的花生糖果，一把一把往裤子口袋里“转运”。

我的小动作终于让人发现了，孩子堆里有人喊：“小文，你妈今年肯定又没有买花生糖果吧？”

“谁说的？”我立即反驳，“我妈前天去集上买了。”

“买了？这么说，今年我们也要去你家拜年？”冬宝问。

“冬宝哥，我妈一早就盼着你们去呢！”我有些讨好地望着我的“顶头上司”，还第一次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了个“哥”字。甜甜的一声“哥”，打动了冬宝，他果断地点了点头。一时间，让我耿耿于怀了一年的冬宝顿时变得可亲起来。

在给剩下的几户人家拜年时，我的声音越发洪亮了，同时，我也趁机把口袋的容量利用到了极致。眼看就要拜到村东头时，我对冬宝说："冬宝哥，我先去给我妈送个信，就说你们快到了。"

我兴致勃勃地跑回家时，见妈妈正焦急地等着我，便告诉她冬宝就要带着孩子们来我家拜年了，妈妈一听，搓着双手，自语道："这大过年的，要是亏欠了别人家的孩子，可怎么好呢？"

我拍了拍鼓胀的几个口袋，说："妈，你看，快拿瓜瓢来，这些花生糖果够你打发冬宝他们了。"

妈妈转忧为喜，寻来瓜瓢，我一把接一把掏出口袋里的花生糖果，居然快一瓜瓢了！

很快，孩子们都到了我家，拜完年后，由于是最后一家，都没有急于离开，等着讨我家的彩头。妈妈手不紧，每人一把，打发着这群来送新年祝福的伙伴们……

新年的第一轮朝阳不觉间跃上树梢，映红了妈妈的脸，她闪着泪花，不禁一把将我拥在胸前，激动地说："我的小文长大了……"过了一会儿，妈妈又说，"俗话说'过得年好，湾得船好'，小文，今年我家的日子肯定有盼头了……"

这一年春节，我依然没有吃上一粒半颗的花生糖果，但我觉得我比村子里任何一个孩子都快乐。

也就在这一年里，妈妈和爸爸为了经营好我们家的责任田，真的拼命地劳动着。秋收时，我们家获得了大丰收，粮食堆在禾场上，像一个小山包。一转眼又到了年关时节，妈妈去镇上买回了丰厚的年关物资，其中不仅有花生糖果，还有冬宝他们家都没有的兰花根。我看在眼里，私下里去找冬宝，向他透露了这一重要信息，他居然不知道兰花根是什么，馋得就想吃。我一见达到效果了，乘势鼓动说："冬宝哥，今年要是从我家先拜年，我让我妈单独给你一大把兰花根。"冬宝一拍胸脯，当即说："那是一句话的事儿，就这么定了！"

冬宝真的只说了一句话，那年拜年就掉了个头。不过，妈妈特大方，她把用荷叶包着的那包兰花根打开，全抖进瓜瓢里，一视同仁地分给了冬宝他们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们王家村每年拜年的阵容都有变化，但从东往西拜年的顺序再也没有变过。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：陆小弟）



绝活



□ 胡斯庆

小城不大，可修理工却有不少，修理这一行竞争也很激烈，不过修理工老洪却不愁没活干，因为他跟别的修理工不一样。

别的修理工吃的是“杂食”，见什么修什么，小到电水壶、电饭煲，大到洗衣机、电视机、冰箱、空调，来者不拒。而老洪吃的是“偏食”，专门给酒楼饭店修理组合灶。许多修理工嫌脏嫌累，不爱接这种活，可老洪接到活后，二话不说，便往黑乎乎的炉灶里拱。一番拆装调弄，炉灶就又可以吐火排烟了。

完事后，雇主问老洪要多少修理费，老洪的报价很低，这让雇主心里都觉得过意不去。

凭着不怕脏累和超低的报价，再加上手到擒来的绝活，没多久，整个小城酒楼饭店的活，几乎都叫老洪给“垄断”了。

才十来年的工夫，老洪便盖了新房，买了小车，过得比许多大城市里的人都滋润。

日子一年年过去，老洪年岁也大了。他妻子走得早，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小琴。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老洪这“独门生意”自然便要传给入赘的女婿。好在女婿姜杰也不嫌脏累，乐意跟着岳父干，起初老洪只是让他在边上打打下手，因为感觉

自己身体还行，迟迟不肯将绝活传给他。姜杰倒是个乐天派，没活干的时候，就在家里鼓捣电脑，并不在意岳父教不教他绝活。

但有些事情偏偏就不期而至。那天，连做了几单活，老洪一高兴，晚上就多喝了半杯。第二天，女儿女婿就发现老洪躺在床上嘴歪眼斜的，显然是中风了！好在现今医学发达，在市医院医治了大半年，老洪不仅能开口说话，而且还可以下地走动了！

从鬼门关回来后，老洪这才打定主意要把绝活教给女婿，可姜杰却说："爸，在您养病的这些日子里，我已经靠着以前跟您'见习'时积累的经验，再加上网上学习，基本掌握了修理组合灶的技巧。前阵子我几乎把城里各家酒楼饭店的灶具都修了个遍，眼下，这块的活已经很少了。"

老洪听后，吃惊得眼珠子都差点瞪了出来："我、我都没给你传绝活，你怎么就自作主张上门去修理了！"

姜杰赶紧安慰老洪："爸，您放心，那些活就是脏点累点，其实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。我稍一琢磨，就找到故障出在哪儿了。而且，它们的毛病都大同小异……"

没等女婿说完，老洪就跺脚道："我着急的不是这个！当初我招你上门，就冲你小子是块学技术的料，但你不等我传绝活，就自以为是地出手。你这技术是卖弄出去了，我们家的饭碗却要被你小子给砸了！"

这一顿责备，不光把姜杰说得摸不着头脑，连女儿小琴也为丈夫叫起屈来："爸，人家把电话打到咱家，你躺在床上去不了，姜杰要是不去的话，这生意还不得放弃了？况且姜杰一出马，就把活干好了，这不好吗？难不成你希望你女婿笨人一个，非要你手把手去教过才中意？"

"你俩都没明白我的意思，"老洪见宝贝女儿会错了自己的意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，"这里也没外人，今儿个我就干脆把其中的奥秘跟你俩说个明白！"

原来，为了使活不断档，老洪每次给人家搞维修时，都在某个关键部位拧了颗特制的塑料螺丝。在高温环境下，要不了三两月，那颗塑料螺丝就会熔断，灶具也就会再次出现故障，酒楼老板就得心急火燎地再请老洪去维修……这就是为什么小城酒店虽然不多，但老洪凭着这个"绝活"，仍然能吃香喝辣

的秘诀所在。

老洪刚说完，女婿的手机响了：“喂，您哪位？哦，是江州市新装修的天香酒楼，您要一套神厨牌组合灶具？大功率的，包安装是吧？好的，我这就把货捎过来。”

姜杰挂掉手机，在一旁的电脑上点了几下，站起身对老洪说道：“爸，江州市那边等着要一套灶具，我这就得赶过去，先让小琴伺候着您。”

望着女婿的背影，老洪惊得险些合不拢嘴巴！原来自己病了这半年多的工夫，女婿不仅全盘接下了修理的业务，还兼做起了采买、安装的生意，更把这行生意做到了邻市！

女儿见老洪一惊一乍的神色，点开一个电脑页面，对老洪解释道：“前阵子，姜杰考虑到光在小城修理灶具，市场太小，就在网上开了家网店，做起了组合灶具这块的采买、安装、维修一条龙业务。人家也是冲着咱多年来搞维修攒下的口碑，而且我们要价十分公道，最近还真接了好几个单子，本地的、外埠的都有。这比起你光蹲守着咱小城那几十家酒楼来，可强多了不是？”

听女儿说到“口碑”这词儿，老洪一张老脸“刷”地红到了耳根：自己那偷奸耍滑的把戏，哪里还好意思提“口碑”？好在女儿倒没察觉到老洪的神色，仍在指点着电脑讲姜杰开的网店，老洪哪看得明白这个？看着女儿满脸的幸福，老洪心里是既欣慰又惭愧。欣慰的是自己当初没看走眼，把女儿托付给姜杰这小子；惭愧的是，与女婿堂堂正正的创业相比，自己那耍弄小聪明的“绝活”，也太掉价了！

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张恩卫）



赔偿金必须还债吗

□夏　天

小丽是一名全职太太，每日负责在家照顾孩子。丈夫大伟是一名大货车司机，大多数时间都奔波在路上。

两个月前，大伟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车祸，不幸身亡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小两口非但没有积蓄，还有不少外债。正当小丽悲痛欲绝、整日都以泪洗面的时候，大伟生前所在的单位找到了小丽，不仅送来慰问品，还赔付了大伟的死亡赔偿金三十万。

这三十万对正在经历丧夫之痛的小丽来说，真是雪中送炭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大伟的朋友老徐却找上了门。进门没说几句，老徐就向小丽出示了大伟借款十万元的借条和银行单据。老徐说："我是大伟的朋友，大伟这次出事了，我很难过。我也知道，现在来提钱的事确实也不太合适，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当初我借给大伟的钱也是辛苦攒起来的。现在我的孩子读大学，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，所以，请你还钱吧。"

小丽红着眼眶，呜咽着说："老徐呀，大伟跟你借钱的事我知道，可不是我不想还钱，实在是现在没钱呀！"

一听这话，老徐也不高兴了，

板下脸来说："小丽啊，你们家的情况我也是了解过的，你现在住的房子虽然不怎样，但卖了还能值点钱吧，何况大伟的单位又赔了你三十万，怎么能说没钱呢？做人要讲良心啊！"

小丽无奈地说："房子卖了，我和孩子住哪儿啊？还有那三十万，是大伟的死亡赔偿金，那可是我丈夫用命换的，是抚养孩子用的，我实在不能给你啊，你再等一等，等我手头宽裕些了，一定还你，好不好？"

老徐听到这里，一拍桌子，说："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明明手里头有钱却不肯还，我看你根本就是想赖账吧！你不讲良心，那咱们法庭上见！"说罢，老徐气呼呼地走了。

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老徐原本以为自己的主张能得到法律的支持，可结果却让他意外……

律师点评：

《赔偿金必须还债吗》故事涉及两个法律问题，即死亡赔偿金是否属于"遗产"、是否可以"抵债"；唯一居住房是否可变卖抵债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死亡赔偿金不属于遗产，是赔偿义务人支付死者家属或者法定继承人的财产损失，它具有人身专属性。死者生前债权人没有请求权，不能要求抵押。

对于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，人民法院可以查封，但不得拍卖、变卖或者抵债。

故事中的老徐尽管有死者大伟生前的借条，但不能要求其妻小丽用赔偿金抵债。至于小丽及子女等居住的唯一的房子，自然也不能抵债了。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：张恩卫）

2017年7月（下）动感地带答案

神探夏洛克答案：夏洛克指着照片说："在时速40英里的风暴中，小姑娘不可能划亮火柴，因此，照片中的窗户是关闭的。格林太太晚上从高处坠落下去的情景，在室内是不可能看到的。因为照片是在晚间用闪光灯拍摄的，这样，室内就比窗外亮得多，这时照片上的窗户只能像镜子一样反映室内的景物，而不可能出现格林太太的身影。根据这个道理可以判断，这张照片是伪造的！"

思维风暴答案：A. 战死沙场；B. 会受伤；C. 平安归来。





多一项指控

□ 夏克军

恶念顿生

牛尾是福田机电公司的财务科长，爱财，好赌，平时买彩票、赌赛马，从不放过任何一夜暴富的机会，然而好运从未眷顾他，反而欠了一屁股债。还钱日期迫在眉睫，他四处借钱，却没人肯借给他。

为了躲避债主，牛尾不敢回家，只身躲在办公室里，漫不经心地翻看着书。他看到了一篇侦探小说《踩着高跷的凶手》，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个矮个子，为了抢劫高个子同伴的金表，突发奇想，化装之后，踩着自制的高跷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用铁锤猛击高个子的头顶，致其当场死亡。警方因受双方身高的诱导，一时难以破案，矮个子却变卖了金表，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……

牛尾刚看完小说，电话铃骤然响起，牛尾按下电话自动留言键，里面传出一个恶魔般的声音：“牛尾，你欠我的100万，今天再不偿还的话，明天我就敲碎你的脑壳！”

这是高利贷债主青江打来的，



他恶魔般的声音让牛尾不寒而栗，如果不还钱，青江准会敲碎他的脑袋，他不仅会声名狼藉，老板也会炒他的鱿鱼。牛尾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在房间里团团乱转，突然，他的目光落在角落里的保险柜上，那里面存放着准备打给客户的100万货款。

“拆了东墙补西墙吧，毕竟性命比工作要紧。”牛尾将100万现金装入手提箱，拨打了高利贷中间人尤佳子的电话，请她陪自己去还债。尤佳子在赌场做酒吧招待，恰好要去上班，于是，牛尾搭乘顺风车来到青江的私人公寓。尤佳子因为牛尾的债务被青江责骂，不愿和他相见，便在车上等候，牛尾独自敲响了青江的房门。

屋里传来了青江警惕而又恶狠狠的声音：“谁？”

“我是牛尾，我来还钱。”

房门拉开一道缝隙，青江狡黠的眼睛四下扫视着，确信安全后取下防盗链，伸手揪着牛尾的前胸将其拽入房间，用脚后跟“砰”的一声关闭了房门。

“你真有100万？敢耍花招，我就敲碎你的脑壳。”青江挥舞着拳头，一副要将牛尾生吞活剥的架势。“小虾米从来不敢招惹大螃蟹。”牛尾仰视着青江，赶紧打开手提箱，让他过目。

青江以前是个拳击手，绰号“螃蟹”，后因身体欠佳，退出了拳坛。他喜欢“螃蟹”这个绰号，非常享受螃蟹横行霸道、无法无天的气势。

青江点钱的时候，牛尾看着酒柜上的水晶奖杯，献媚地说道：“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比赛时获得的奖杯吧？你真了不起，一战成名，螃蟹从此威震拳坛。”

青江打开保险柜，把100万放了进去，这时，他露出得意的笑容，以不可一世的语气说：“那些小鱼小虾不堪一击，哪个敢惹我螃蟹不爽，我就敲碎他的脑壳。”

青江说着，对着保险柜做了个击打动作，顺着他的拳头，牛尾瞅见保险柜里码放着一大堆面额一万元的钞票，就像是一头饿狼嗅到了血腥味十足的羔羊，他的心“怦怦”直跳，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：尤佳子等在外面，她是亲眼看着我来还钱的，我现在用公款还了高利贷，一旦东窗事发，老板就会炒我的鱿鱼；可是，如果我现在把青江“做”了，把100万留在保险柜里，把别的钱拿了，有尤佳子为我作证，谋杀青江的，就会是另一个不知在何方的“嫌疑犯”，扑朔迷离、头绪

纷繁的现场，够警察忙的了，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哦！

也就是在这时，牛尾的脑海里浮现出《踩着高跷的凶手》中的情景，小说的情节与现实交织着：金表和钞票，铁锤和奖杯，高跷和椅子，高个子和青江，最终，牛尾不由自主地站到了身边的椅子上……

故布疑阵

牛尾站在椅子上，从酒柜上拿下水晶奖杯，双手高高地举起，对青江说：“你一举夺冠，站在奖台上，高高举起奖杯，就像我现在这样……”“对，就是这样，哈哈哈……”回想起当时威风凛凛的场景，青江大笑起来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连眼泪都挤出来了。

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牛尾高高举起的水晶奖杯重重落下，泰山压顶般砸在青江的头顶心上。只此一击，青江当即脑浆迸裂，满脸鲜血，气绝身亡。牛尾走近保险柜，除了刚才青江放进去的100万，其他的钱他都拿了出来。这时候，外面传来刺耳的汽车喇叭声，那是等候在外的尤佳子在催了。牛尾听了，有点慌乱，他把拿出来的钱、自己的欠条和青江的手机放进手提箱，匆匆离开现场。

牛尾钻进轿车，让尤佳子送他回办公室，他要放下带回的那些东西，顺便拿一点钱去赌场小试身手。

回到办公室，牛尾将手提箱放进保险柜，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。公司的100万如今放在青江的保险柜里，上面有青江和他自己的指纹，欠条在自己手里，这都是已经还钱的证物。另外，中间人尤佳子亲自送他去还钱，她可以提供证词，警察不可能确认他是谋杀者。现在，他需要另一个证明——他离开之后，青江还活着。

平时，青江催款总是先拨打牛尾的手机和办公室电话，最后是赌场的电话，牛尾早就取得了赌场电话的录音。现在，他可以利用这个录音，制造自己“离开现场后青江还活着”的证据。

回到赌场，牛尾瞅准机会，见尤佳子就在电话机旁，他便到洗手间用青江的手机拨通了赌场电话，按下了录音机播放键，里面立刻传出青江恶魔般的声音：“尤佳子吗？牛尾那个小虾米是不是在赌场？让他接电话。”

紧接着，牛尾收起手机和录音机，适时走出洗手间，看到尤佳子在向他招手示意，便疾步跑到吧台，



抄起电话故意大声喊道："青江君，找我有事吗？什么，我的手机落在你家里了，好的，我马上回去拿。"

牛尾请求尤佳子再送他去青江家拿手机，尤佳子便跟领班告了假，牛尾趁机处理了录音机和青江的手机，然后和尤佳子驱车来到青江家。牛尾说有事要和青江洽谈，车上太冷，再三邀请尤佳子到屋里小坐。

敲门无人回应，牛尾推开虚掩的房门，他们看到了躺在地板上的青江。尤佳子惊叫着退到门外，牛尾假装查看青江的伤势，趁机将自己的手机放到桌子上，然后也退到门外，用尤佳子的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察赶到现场勘查，他们留意到，青江身高一米九，伤口位于头顶心，自上而下一击毙命，可见凶手魁梧高大，孔武有力；保险柜开着，里面有100万，现场没有被翻动和丢失财物的痕迹，警部柳生怀疑是仇杀。牛尾身高不足一米六，已经偿还欠款，加上尤佳子的证词，自然被排除在嫌疑人之外。

意外证据

深夜，牛尾把那笔钱带回家中，他点了一下数，整整1000万。第二天，牛尾从那笔钱中取出100万，到银行给客户汇款。接待牛尾的是个女职员，奇怪的是她一直盯着牛尾看。一会儿，牛尾被两名保安请到经理办公室，牛尾莫名其妙，百思不得其解。

不久，警部柳生推门而入，身后还有几名荷枪实弹的刑警，他瞪了牛尾一眼，单刀直入地问："牛尾，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？"

牛尾说："从樱花银行提的。"

"你撒谎，这些钱上没有樱花银行点钞员的指纹，指纹绝对是三菱银行点钞员的。"警部柳生再次质问牛尾这些钱从何而来，他鹰隼般的眼睛盯着牛尾，令人望而生畏，比青江的眼神更加犀利可怕。

牛尾吞了一口唾沫，喉咙里发出牛饮水一样的"咕咚"声。他暗暗忖度着，从樱花银行提的钱如今在青江的保险柜里，眼前的钱是从青江的保险柜里偷来的，警察说是从三菱银行提取的，他牛尾怎么知道？他无法回答，只得支支吾吾地应付着："警部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"

据报道，协和医院的护士叶山雪子被绑架，绑匪索要1000万赎金。被害者家属从三菱银行提取了这笔钱，并交给了绑匪，叶山雪子安然获救。警部柳生怀疑牛尾和青江卷入了绑架案，牛尾谋杀青江是

想独吞赎金。

牛尾解释他从外地刚回来，与绑架案毫无瓜葛。他还说，他第一次去还钱，青江还活着，第二次去拿手机时青江已经死了，中间时间一直待在办公室和赌场里，而且和青江通过电话，没有作案时间，这些尤佳子可以作证。

警部柳生冷笑一声，说出了他的推测：牛尾第一次进入公寓还钱时杀死了青江，拿走了他的手机和叶山雪子的赎金。回到赌场，牛尾用青江的手机拨打了赌场的电话，尤佳子听到的只是青江以前的录音。第二次回到现场，牛尾假装查看青江的伤势，又把自己的手机放到了现场的桌子上。



牛尾诘问道："青江那么高，我这么矮，我怎么能袭击到他的头顶？"

警部柳生镇静地答道："青江的客厅很有中国居室的风格，桌子周围有两张椅子，其中一张椅子上没有任何人的指纹，显然是凶手故意擦掉的，原因很简单，凶手站在椅子上用青江的奖杯袭击了他。"

牛尾心虚了，歇斯底里地嚷道："推理，推理，你这全是推理，你如何证明我参与了绑架案？"

警部柳生冷冷一笑，说："叶山雪子的赎金上有暗记，现在，那些有暗记的钱就在你手里。"

牛尾一听，顿时脸色煞白，他明白了，青江绑架了叶山雪子，然后将赎金放在保险柜里，后来这钱被自己拿走了。没想到的是，警方在赎金上做了暗记，这就是银行女职员盯着他看的原因。

绑架案除青江外有没有其他同伙？青江已死，没了对证，牛尾成了替罪羊，他将被警方起诉，除了谋杀还多了一项指控——绑架勒索罪。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　夫）



对一本书的尊重

美国作家亨利在三十多岁时参加了当年州议员的竞选。当时，他已经小有名气，出版了好几部小说。巧的是，他的竞争者米勒也是当地一位著名的作家。

在竞选演说当天，米勒首先出场。走向讲台时，他的手里拿着一本亨利的小说，不时刻意地朝众人挥舞。就在大家猜测米勒有什么用意时，米勒走到讲台边，自语道："这张桌子似乎有点高。"随即，他把手里的书放在地上，踩了上去，然后笑着说，"感谢这本书，增加了我的高度。"众人见状，顿时明白了，他的支持者们也都会心大笑起来。

轮到亨利上场时，他的手里也拿了一本米勒的书。来到讲台上，亨利毫不示弱："虽然我已经够高了，但这本书会让我变得更高。"接着他也把书踩在了脚底下。不过，发表完演说后，亨利没有像米勒那样把书踢到一旁扬长而去，而是弯腰捡起地上的书，轻轻拍了拍上面的灰尘，笑着说，"感谢它增加了我的高度，所以我要好好保管它。"

最后，亨利顺利地当选为州议员。竞选结果出来后，当地一家媒体这样写道："其实，两个人的实力相当，表现得也都不错，而亨利之所以胜出，可能是因为他比米勒多了一份尊重。"

（**作者**：张君燕；**推荐者**：潘光贤）



只留一串葡萄

勒韦从小就非常聪明，在很多方面也都有天赋，每次说起梦想，他都这样回答："我要成为最出色的画家、音乐家、作家、医生和建筑师！"勒韦的父亲是种植葡萄的果农，他常常因此觉得不安。

一个周末，父亲带着勒韦去葡萄园里劳作。他们来到一株最老的葡萄藤边，父亲让勒韦选了一串长势最好的葡萄，然后把其余的全部摘下来扔掉。勒韦惊讶地问父亲："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太可惜了！"

"我要培育出最大的葡萄，只有把别的葡萄全都摘掉，才能不让它

们抢夺养分。”父亲笑着说，“有理想是好事，但你想成为画家、音乐家、作家、医生，甚至建筑师，这么多的理想就像是这株葡萄藤上的旁枝，它们会瓜分你有限的时间和精力，可能会使你无法真正实现任何一个理想。”

勒韦恍然大悟。此后，他把医学确定为那串“唯一留下来的葡萄”，并为此不断努力。很多年后，他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
（**作者**：唐效英；**推荐者**：田宇轩）

地铁有几个轮子

这天，罗莎带着八岁的儿子西蒙外出旅游。这是西蒙第一次出远门，他们来到纽约地铁站，西蒙东瞅瞅西看看，突然，他问罗莎：“妈妈，我的单车有两个轮子，我想知道地铁有几个轮子。”

罗莎被问住了，可为了不坏了孩子的兴致，她找到工作人员，问：“先生，我的孩子想知道地铁有几个轮子，希望你能帮帮他……”

工作人员听了，也有些惊讶：“这、这个，对于地铁车辆构造方面的问题，请原谅我的无知。”看到母子俩无助的眼神，工作人员有些愧疚，他立即拨通了站长的电话。

当站长匆忙赶来时，母子俩已经离开了，站长有些怅然若失。工作人员不解地问：“孩子的问题有那么重要吗？”“孩子需要的答案，我必须亲自告诉他！”站长说。

全美地铁实行实名制购票，想要查询母子俩的姓名并不难，可要找到详细地址就难了。于是，站长迅速安排人员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，恳请这对母子看到后，迅速与地铁站取得联系。

地铁到底有几个轮子？为了解答这个问题，站长联系了波士顿地铁制造公司的首席工程师，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正确答案。

终于有一天，站长办公室的电话响了，是西蒙打来的。

站长兴奋地说：“纽约地铁车辆每节编组都有4组轮对，也就是8个轮子。孩子，告诉我，假如地铁有6节编组，那应该是多少个轮子呢？”“我确信是48个，谢谢叔叔！”挂断电话，站长躺在沙发上如释重负。

（**作者**：王章材；**推荐者**：极品咖啡）



借棺



□大刀红

明朝天启年间，有个秀才名叫皮寒霜。皮寒霜命运不济，连考十年也未能中举，没有办法，秀才改做商人，他利用商道边的一间祖屋，稍加修葺，开了一间客栈。

客栈生意相当不错，可皮寒霜心里还是轻商重读，念念不忘仕途。

当时魏忠贤大权在握，迫害忠义之士。皮寒霜书生意气，不顾时局动荡，常救人于危难之中。这一年，他一共救助了三个人。

第一个人叫钟伍。那天，钟伍满头包扎着布条，找到皮寒霜，说想当个伙计，讨口饭吃。皮寒霜见那布条上血迹斑斑，有些不想收留，钟伍哀求道："我出门逃荒，遇上土匪，将我砍伤，请救我一条性命。"

皮寒霜心软，就收留钟伍当了一名伙计。钟伍伤好后，脸上留下了蜈蚣般的伤疤。

又过了月余，店里来了个道士，名叫贺天举。贺天举旅途劳顿，染上风寒，病倒在床。皮寒霜请来大夫，还亲自为贺天举煎药、喂药，直到他病情好转。

这天，皮寒霜陪着贺天举在客栈院子里散步，一个村民用马车拖来一棵柏树，有二人合抱那般粗壮。

原来前不久，皮寒霜见客栈桌面陈旧，就向村民定购木料。村民对皮寒霜说，这棵柏树可锯成十多个桌面，又指着柏树上类似人面的节疤，说：“柏木里节疤越多，越珍贵值钱。这些节疤被称作‘鬼脸’，我数了一下，这树有十个鬼脸，可是柏树中的极品。”

皮寒霜问村民要多少钱，村民说要十两银子，皮寒霜有些嫌贵，贺天举在一旁看了看，忙对皮寒霜使了个眼色，说：“十两银子，不贵，一点也不贵。”

等村民收了银子走了，贺天举对皮寒霜说：“这棵柏树做桌面太可惜了，你看它油脂浓厚，光泽润滑，如果涂上树漆，做成寿材，可保千年不腐。”

听了贺天举的话，皮寒霜顿时醒悟。怕客栈里的客人忌讳，皮寒霜将柏木放在偏院里，请来本地最好的木匠，将柏木打制成六尺棺木，又请来漆匠，将棺木涂了八次树漆。等棺木做好，贺天举才离开客栈。

这天半夜，皮寒霜在睡梦中听见钟伍的喝骂声，忙起身察看。原来，客栈里来了个年轻人，二十来岁，满面惊惶之色。

钟伍对皮寒霜说，年轻人要住店，却身无分文，自己这才喝骂赶走他。皮寒霜见这年轻人虽是下人打扮，可皮肤白皙，模样斯文，不由得起了怜悯之心。他对年轻人说：“我这里已经客满，只剩下一间小院，可院里停放了一口棺木，你可愿住下？”

年轻人点头答应了。

过了两天，有个身披铠甲的尉官带着二十多号士兵，将客栈包围得水泄不通。皮寒霜忙上前询问，尉官说：“我们是东厂魏公公的人。左御史司光斗犯上作乱，他的儿子司益阳漏网在逃。听人举报，说他逃到此处，你是否知情？”说完，尉官一抖手里的告示。

皮寒霜一见告示上的画像，暗暗叫了声苦，画像上画的正是自己收留的那年轻人，但他很快镇定下来，面不改色道：“并未见过此人。”

尉官一挥手，手下立刻冲进客栈，不一会儿都来回话，说并未见到司益阳。尉官扫视着四周，指着锁住门的偏院，问：“这个院子为什么锁着？”

皮寒霜说：“因为避讳……”

尉官不容皮寒霜解释，让人砸开院门，几个手下冲了进去，很快就悻悻地出来了，对尉官说：“大人，里面放着一口棺材，漆还没干，我们四下搜索，并未见到有人。”

皮寒霜说："那是在下的寿材，怕客人忌讳，故将门锁上。"

尉官见未能搜出嫌犯，只好带着手下先去别处搜寻了。

皮寒霜有些奇怪，年轻人明明就住在那院子里，怎么没被搜到呢？他赶忙来到院里，"喂、喂"地叫了两声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听见小声应答。声音是从棺材中传来的，皮寒霜忍住树漆的臭味，打开棺木，发现年轻人正躺在棺材里。

皮寒霜知道树漆毒性很大，赶紧让年轻人从棺材里爬出来。年轻人对皮寒霜说："掌柜救我！"

原来年轻人正是左御史司光斗的儿子司益阳。司光斗向皇上检举魏忠贤的罪状，却被抄家下狱。司益阳穿着仆从的衣服逃走，流浪到此，身无分文，寸步难行。



皮寒霜道："现在阉党专权，那些人还未走远，你暂时就留在我这里吧。"

司益阳连连点头，说："多谢搭救，以后我就栖身在棺中吧。"

没过几天，司益阳精神萎靡，身上生出不少红疮。皮寒霜知道，司益阳是中了树漆之毒，就偷偷地抓了药，让司益阳喝下治病，可一直不见好转。过了段时间，司益阳奄奄一息，临死前，他对皮寒霜说："我要是死了，不要让我抛尸荒野，请借给我一口薄皮棺材，我来生做牛做马报答你。"说完，他就在柏木棺材内撒手尘寰。

见司益阳死了，皮寒霜找来钟伍，让他在院里挖个坑，将司益阳连同柏木棺材一起埋了。钟伍说："这口柏木棺材很值钱呢！"皮寒霜叹道："他生前以这口棺材为家，死后就让这口棺材随他去吧。"

时间一晃就过了三个月。钟伍性格暴躁，常和住店的客人发生口角。这天，皮寒霜训了钟伍几句，说若再如此，就要辞退他。没想到钟伍变了脸色，说："要我走可以，

必须给一百两银子。"

皮寒霜当然不答应，钟伍狠狠地说："既然你无情，也莫怪我无义了。"说完，他竟扬长而去。

第二天，县官带着一队捕快将皮寒霜抓了起来，罪名竟是他将左御史司光斗的儿子司益阳缢死。

原来，钟伍离去后赌气来到县衙，说要举报皮寒霜收留乱党司益阳。没想到县令一听，高兴得几乎蹦了起来，对钟伍说："司益阳在哪儿？司御史正四处派人寻找呢。"

县令这么说，是因为这三个月里朝廷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天启皇帝驾崩，崇祯即位，崇祯将魏忠贤流放，魏忠贤自知罪孽深重，在流放途中自缢身亡。魏忠贤死后，司光斗被放出大牢，官复原职，他立刻寻找起儿子的下落来。

钟伍没想到形势瞬息万变，他眼睛一眨，又想出个置皮寒霜于死地的主意，他对县令说："皮寒霜虽然收留司益阳，但因为惧怕魏忠贤，后来用绳索将司益阳缢死。"钟伍盘算过，司益阳已经埋入土里三个月，皮肉皆烂，谎称他被皮寒霜缢死，到时查无痕迹，皮寒霜百口莫辩。

皮寒霜在县衙大堂上弄明白一切，连呼冤枉。县令分不清谁是谁非，就在这时，下人禀报说贺天举来访。原来，县令和贺天举是老朋友。贺天举对县令说："开棺验尸，不就都清楚了吗？"

县令让仵作开棺验尸，棺木打开，只见司益阳神色安详，如同睡着一般，脖颈处毫无伤痕。众人不禁感叹，这口柏木棺材能保遗体不腐，真是难得之宝！

县令于是追查钟伍诬告之罪，竟然查出钟伍是一名杀人越狱的江洋大盗，因为通缉风声紧，才自毁面容，躲藏在皮寒霜的客栈中。这次恩将仇报，也算罪有应得。

虽然司益阳已死，但是司光斗总算得知了儿子的下落，他把此事上报给崇祯皇帝。崇祯宣旨嘉奖皮寒霜，赐他五品官职。

听说皮寒霜做了官，贺天举对他说："那棵柏木是有灵性的，上面有十个鬼脸，俗称'十鬼抬官'。你百年之后若用此棺，可荫庇你家世代为官。不料这口棺材让司益阳借去，冥冥中早已注定，司益阳借了'棺'，一定会将'官'还给你。"

贺天举一家之言，或许不足为信，但好人有好报，还真是这个理。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一条毛巾成就的英雄

□徐冏



小镇上有个孩子叫周头五，十五岁那年，父母在日本兵的一次轰炸中双双被炸死，他成了孤儿。孤儿的日子不好过，凄风惨雨里，周头五喜欢上了一样东西，啥东西？酒。周头五好酒成性，哪一天都离不了酒，可他穷，没钱买酒，怎么办？俗话说，贼有贼计，周头五心生一计，他准备了一条大毛巾，晴天把它晒干，雨天用火烤干。每当酒瘾犯了，他便拿着毛巾出门，绕着镇上那几家酒店转悠，只要瞅着哪家老板没注意，就闪电般冲上去，伸手揭开柜台上的酒坛盖，将毛巾往里一塞。等老板发现，他早抽出毛巾跑远了，一边跑一边吮吸毛巾上的酒，乐此不疲，而酒店老板遇上这种无赖，念他年纪小，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，除了一声笑骂，还能拿他怎么样？

这一天，周头五正在镇上闲逛，突然被人当头拦住。他抬眼一望，认出那是不久前进驻镇上的国民党部队的连长，姓张。张连长为人豪爽，并且同周头五一样，也是好酒如命，出了名的海量。前些日子，张连长他们随大部队同日本兵干了一仗，死了三十多个弟兄。这几天闲下来，张连长心里憋屈，就天天上店子喝酒，因此，他目睹了

周头五用毛巾混酒喝的滑稽情景。此刻相遇，他有意拦住了对方，同时虎了脸，说：“兄弟，你人高马大，一条汉子，却去店里干那讨人嫌的勾当，难道不怕丢人现眼？”

周头五一怔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唉，我人穷，酒却不能不喝，不喝酒，我这小命就玩完了！可是，我这一生还有一件大事非办不可，那事儿没完，这命就不能完！”

张连长一惊，看了周头五一眼，说：“就算你的话不假，可用那种法子混酒喝，偶尔几回还行，多了，人家能不防着？你迟早会有混不到酒喝的时候，一条小命不就完了？”

周头五还是那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他反问道：“那你说，我该怎么办？”张连长两眼一瞪，伸出大手，重重地拍了拍腰间的枪套，说：“怎么办？当兵呗！老子手下正缺人，跟老子干，吃香喝辣，啥也不愁！”

周头五两眼一亮，问：“顿顿管酒吗？”张连长爽朗地大笑说：“当然管，不过，得有个先决条件——上了战场，敢于同小鬼子玩命！”

周头五说：“小鬼子？我爹妈都死在那帮畜生手里，我刚才说的那件大事，就是为他们报仇雪恨，正愁找不到机会呢！可是……不好意思，我这会儿正犯酒瘾，你如果能先把第一顿兑现了，那就再好不过啦！”

张连长又是一笑，说：“父恨母仇，不共戴天，好小子，就凭这一点，老子看好你！好，咱俩就好好喝一场，老子倒要看看，你小子到底有多大酒量，能喝得过老子吗？”

就这样，两人边走边说，就近走进一家店子。张连长招呼老板炒了几个菜，又要了一坛好酒，两人面对面坐着，一齐端碗，一碗又一碗地干开了。

小镇上爱喝酒、能喝酒的人不少，能喝过周头五的，却从未见到过。可这回与张连长接连干了八大碗之后，周头五开始有点头重脚轻了，他蒙胧着醉眼一望，不由大吃一惊：张连长似乎依然平静如常，看不出一丁点儿醉意。不行，今儿个哪怕醉个四脚朝天，我也不能乖乖认输，要不，今后怎么在他手下混？犟劲一上，周头五咬咬牙，拿出拼命的勇气，又连干了两大碗，终于撑不住啦，趴在桌子上了……

来到部队后，张连长果然没有食言，餐餐没少他酒，不仅是周头五，连里每一个弟兄都一样，能喝，



只管尽着肚量喝。张连长率领的这个连，弟兄们个个英勇，在近几次战斗中，表现更是格外突出。上司一高兴，加上湘西大会战在即，必须鼓舞士气，就给了他们不少赏钱。大伙儿心里都很明白：这一战事关重大，一旦让小鬼子得逞，攻下中美合作的芷江机场这一战略重地，国民政府的“陪都”重庆就门户大开，整个国家、民族就危险了！小鬼子那是将人逼上绝路啦，绝对没有退缩之理，但是，打完这场大仗，全连兄弟还能剩多少？说不定一个都不剩了，赶着眼下有钱有时间，还不一醉方休、喝个痛快？

大战前夕，全连举行战前大会餐，弟兄们因听说过张连长与周头五斗酒的故事，就一齐起哄，要求他们再比一场。张连长想着让弟兄们战前乐一乐，活跃活跃情绪，就一眼看着周头五，等着他点头。周头五开始极力推辞，张连长那海量，他见识过，再比，还得输，没必要当众出丑，给人落下笑柄！但是，大伙儿却不依不饶，非让他应战不可。周头五推辞不过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慷慨地一拍胸膛说：“好，比就比，不过，这回得来点赌注！”

张连长的兴致顿时高了，忙问赌什么，周头五说：“如果我赢了，这回战场上临时有什么重要任务，就归我！”

张连长历来以敢打敢拼著称，紧要关头，从来都是自己一马当先，哪轮得上别人？不过，周头五的酒量虽然不差，同他比，却是略逊一筹，这一点早已得到验证。张连长自以为胜券在握，他一口答应，二话不说，伸手拿过两个大海碗，吩咐倒酒。一场酒喝下来，张连长喝得头昏眼花，明显力不从心了，奇怪的是，周头五却是应付自如，如同没事人一般。就这样，张连长稀里糊涂地败下阵来。

开战那天，他们连所在的那个团，奉命在雪峰山纵深地带设伏，阻击从侧翼包抄的日本兵。张连长的连队作为全团中的主力连，却被作为预备队留守待命。

这场战斗，一开始就打得异常激烈，从那天清晨开始，日本兵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，但都被打退了。第二天上午，双方的争夺越发惨烈，阵前山坡下，日本兵尸横遍野；山上战壕里，国民党部队活着的所剩无几，可是，日本兵却依然密密麻麻，如蚂蚁一般，不要命地往上爬，部分日本兵已冲入战壕，阵地上开始了残酷的白刃战。

紧要关头，张连长临危受命，火速奔赴阵地，投入战斗。他这支生力军的到来，正好在最关键的一刻给了敌军致命一击，日军瞬间如潮水般败下阵去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日本兵的阵后突然开出一大群坦克，其中一辆气势汹汹地朝张连长的阵地正面闯来，连续几发炮弹，就炸飞了连里十多个弟兄。周头五一见，不由心头火起，顺手抄起身边的炸药包就往外冲。张连长一见，慌忙阻拦说：“兄弟，你头一回上战场，缺少战斗经验，这炸坦克的事，还得由我亲自上！”

没想到周头五却瞪大眼睛说：“连长，那天比酒，赢的可是我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！我周头五过去当了那么长时间混混，如今好不容易捞到个为国立功、为爹妈讨还血债的机会，你可不准同我争！”他说着，趁张连长不防，胳膊用力一甩，粗暴地将张连长推倒在一边，纵身一跃，往外冲了出去……



敌军的坦克终于被成功炸毁，可是，一起被炸飞的，还有周头五的身体。战斗结束后，张连长泪如泉涌，扑倒在周头五残缺不全的遗体上大声哭骂：“周头五，你这个大骗子，居然敢跟老子玩阴的！今后去了阎王爷那儿，老子还得找你好好算算这笔账！”

原来，张连长那天酒醒后，一个兄弟悄悄找了他，那兄弟斗酒时就站在周头五身后，看得分明：周头五把一条毛巾塞在胸前，喝酒时，大部分酒都是顺着脖子流下，让毛巾给代“喝”了，这才轻松地赢得那场比赛。张连长听后，当时没声张，准备在关键时候再揭穿，万万没想到，周头五却没再给他机会！打那以后，张连长终生滴酒不沾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根据日本作家海渡英佑同名小说改编。海渡英佑（1934——），日本历史推理小说作家，作品多以逻辑推理见长，曾获得第十三届江户川乱步奖。

臭味相投



厕所惊魂

下午刚过四点，忙了一天的谷田弘子起身朝办公室外的洗手间走去。这个时间点洗手间里通常没什么人，弘子上完厕所正洗手时，突然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：“谷田小姐……”

弘子紧张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，厕所最靠近窗户的那个隔间的门被缓缓推开，一双男人的眼睛正死盯着弘子。同时，弘子从门缝中惊讶地发现，里面还有一个人！

这两个人弘子都认识，一位是有“公司之花”美誉的宫本彰子。这位美人此刻花容失色，一脸惊恐，而在彰子身后的竟是主管石崎恒雄！不，准确地说，是前主管，因为石崎已于两日前提出了辞职。

弘子满脸的惊诧，原本待人谦和的石崎主管，此刻身着一件灰白色风衣，脸色铁青，眼神凶狠，右手还握着一把类似登山刀的凶器，他挟持了彰子！

弘子不由得往后退。石崎又发

话了："谷田小姐，你别紧张，我今天感冒发烧，喉咙都哑了，所以请你走近一点，你要是不听话，宫本小姐只有自认倒霉了。"

"求求你，请你听这个人的话吧，我不想死……"彰子的苦苦哀求，让弘子不忍心撒手不管，她颤抖着问："你、你要我做什么？"

石崎说道："我这次辞职是被逼的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！你现在去把仓冈课长叫来，还有，告诉大家，任何人都不许接近这个洗手间！我这里可带着炸药呢！宫本小姐，你能证明我不是在唬人吧？"

彰子哭哭啼啼地说道："这里有好几根红红绿绿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他是个疯子……天呀！你把我弄痛了！"

弘子听到彰子的惨叫声，不敢耽搁，慌慌张张地冲出了洗手间。

要求一二

当弘子语无伦次地把话传给仓冈课长时，仓冈额头渗出了汗珠。

公司内的派系斗争相当激烈，前不久，实力派的核心人物桑野先生因为车祸去世，与他为伍的一帮高级干部都被以各种理由撤了职。而石崎作为他的女婿，也遭到了百般刁难，被逼离职。仓冈原本以为，仗着妻子和美能继承到巨额遗产，石崎不该对丢一份工作那么耿耿于怀，可没想到他竟然会做出这种极端的行为来。

仓冈硬着头皮赶到了那个洗手间，站在外面喊话："石崎！我是仓冈，你有话要对我说？你出来说吧，别把事情闹大！"

半晌，才传来石崎宣读声明般的声音："仓冈课长，你存心把莫须有的侵占公款的嫌疑安到我头上，可我没有动过公司的一分钱！"仓冈申辩道："这是误会！我也不是只怀疑你一个人啊……"

石崎似乎完全漠视仓冈的辩白："我要求你们几位领导向我递交谢罪状还我清白！或者是补偿我一笔慰问金，这就全看你们的诚意了。我给你们两个小时，过了时限，就别怪我对人质不客气！"

"你……你别不讲理好不好？还有，宫本小姐是无辜的，你为什么要连累她呢？"

石崎没有回答，彰子却哭得歇斯底里："天啊，我求求你别再多说了，这个人现在根本没有理智啊，他说什么，你就听什么吧！"

接着，石崎低沉的声音又传出来："另外，说来丢脸，我的老婆和美背着我偷男人，昨天晚上竟

离家出走！我有确证，这个男人就是公司里的一个人，我的第二项要求就是：两个小时内，把这对狗男女给我带来！”

仓冈一头雾水：“这种男女间的私情，我怎么能在两个小时内查出来呢？”

“这个家伙，难道不是表面上装着道貌岸然的仓冈课长你吗？”

仓冈一听，激动得口沫飞溅：“你……你别血口喷人好不好！”

石崎继续说道：“那或许另有他人，我不想多说了，你们去查吧！”

“好，可你刚才说你有确证，能说给我听听吗？”

半晌，石崎才开腔，但似乎答非所问：“顺便告诉你，我据为人质的宫本彰子是和美以前的同学，是个坏女人。是她煽动和美红杏出墙的，所以我不能放过她，必要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对她下手的！”

“没有……没有这样的事……我是冤枉的……你饶了我吧！”彰子绝望的尖叫声再度传了出来。

虎头蛇尾

公司领导们开始研究应对之策，其间，几位和石崎关系不错的同事，也尝试了晓之以理的说服攻势，其中还有与石崎同在一个登山俱乐部里活动的前辈。可不管怎样，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

公司最后决定：由几位领导联名写谢罪状，同时给石崎一笔不菲的慰问金。对于这个答复，石崎似乎默许了，随后他又问：“你们怎样答复我的第二项要求呢？”

石崎的妻子和美到底和谁有私情？难道真是仓冈课长？面对领导的诘问，仓冈拼命为自己辩白。

快到时限了，公司当局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无法关起门来自行处理了，他们只得报警。

警察听说石崎持有短刀以外还备有炸药，便不敢贸然行动了。他们尝试与石崎谈判，可石崎置之不理，只是一再强调，在两项要求都被满足之前，是绝不会妥协的。他的感冒好像很严重，说话都有些困难的样子，因此，几次表达意思还是由彰子代理发言的。

将近六点，在和美居住的青山公寓调查的警员，发来了最新的消息：刑警们破门而入后，在公寓客厅内发现了和美的尸体……警员初步判定，和美是被掐死的，且刚死不久。她的衣服齐整，也没有外伤，像是事先被人下了安眠药。

是谁杀了和美？那个与和美私

奔的男人又在哪里？他是凶手吗？警察一时无法断案。指挥官江口警部决定采取迂回战术：“石崎，你太太昨晚离家出走后突然得了急性盲肠炎，被送进医院动了手术，因而不能来见你。她表达了对于离家出走的悔意，她很担心你啊！你要是现在罢手，这个罪不会很重。”

石崎想了一会儿，可能由于身体真的撑不下去了，竟有了降服的意思：“我要求警察以及公司人员全部撤离现场。我会自己出去的，不然，我立刻对宫本彰子下手！”

江口警部思索了一下，便依石崎的要求撤了人手，但他示意一些警员埋伏在暗处，伺机行动。十分钟过去了，十五分钟过去了，洗手间里并没有动静。突然，站在窗前的一名警员“啊”地叫了一声。江口警部冲过去，朝这名警员所指的方向张望，看到一样东西在黑暗中飘落下去——这是一件灰白色的风衣。

难道石崎跳楼了？不可能，那件风衣如果是人穿着，哪会那样飘然而下呢？江口警部把头探出窗外瞧，墙壁上并没有脚可以踩的地方，石崎也不可能爬窗而逃。

约莫十分钟后，江口警部还在发愣时，洗手间门开了，憔悴的石崎和彰子双双出来。石崎在毫无抵抗力的状态下，接受了逮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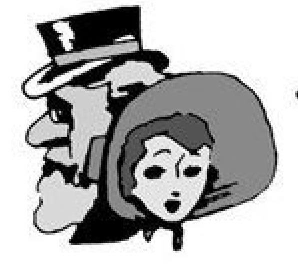
百密一疏

这不是虎头蛇尾式的一场闹剧吗？简直莫名其妙！警员们从洗手间里搜出了一把真的开山刀，而所谓的炸药却是假的，是一些用涂了颜色的塑料管伪装起来的东西。



“我大概是由于发烧而昏了头，”接受审讯时，石崎沮丧地说，“我太绝望了，妻子、公司，甚至是老天爷都对我不公平！”

江口警部直接问



道：“你把风衣从窗口抛出去，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自杀，我不想活了，但我太窝囊了，我看到手里的风衣掉下去的时候，我又退缩了……”石崎瘫在座位上，狼狈至极。

另一方面，石崎之妻和美的死亡案件还悬而未决。石崎的反常行为，引起了江口警部的大胆推测：莫非石崎在杀害和美后，故意演出这场闹剧来？他挟持人质，闹得鸡犬不宁，但论起罪来，因为是初犯，人又发着高烧，再加上有情有可原之处，因而获得缓刑的可能性相当大。何况石崎还有动机：和美死了，桑野家的巨额遗产将全数归他所有……

可是，推测归推测，根据验尸结果，和美的死亡时间是下午五点前后。可是，石崎在下午四点的时候就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了。

江口警部反复思索，他的脑海中始终有一幕场景挥之不去，那就是在空中飘落的灰白色风衣。他仔细翻查了那件风衣，款式极其平常，口袋也空空如也，然而，他终于发现某样东西了！

不久后，石崎和彰子以共同杀人嫌疑遭到逮捕。

原来，石崎先利用安眠药让和美昏睡，再来到公司演出了一场挟持彰子的戏码。然后，他趁弘子去报告领导的时间，从洗手间溜出去，赶回家向妻子下了毒手。而彰子则一个人在厕所里操作录有石崎声音的录音机，同时，适时加上自己的台词而演了一场独角戏。

石崎在杀害妻子后，在约定时间回到这幢大楼。这时六楼已是戒备森严，而五楼尚可自由出入。

彰子用事先准备的绳索把录音机吊到五楼，石崎接到录音机后将它藏好，彰子再将绳索的一端固定好，然后把灰白色风衣抛出窗外。

警员们的注意力会被从天而降的风衣吸引过去，而在登山俱乐部受过训练的石崎就利用这个时间，靠绳索攀登到六楼。上来后，再将绳索藏入洗手间吊顶的隔层里。

利用挟持人质惹一场事端，以制造杀人不在场的证明，这项大胆的计划，却因一点小小的疏忽而功亏一篑：这件风衣上沾有一小块嚼过的口香糖渍！警方化验得知，上面有彰子的唾液！

一个生命受到威胁的人质，怎么会悠闲从容地嚼着口香糖呢？

（改 编：平 冬）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 夫）



一人一狗，刚从缉毒战场上退下来，又卷入了爱狗协会和卖狗黑市的争斗中。然而不管在哪里，不变的是人狗情深……

我的战友叫二孔

□ 任荣婷



1.退役回乡

韦一带着二孔，一起从警队退役了。韦一是警犬大队的一名警员，外号“韦一孔”。二孔则是只八岁的德国黑背警犬，多次在缉毒、搜救行动中立功。他们俩走的时候，那些平时爱嚷嚷“流血不流泪”的同事都依依不舍，哭得像泪人。

韦一和二孔的绰号是这么来的：一次，韦一带着黑背在山里搜捕毒贩。突然，黑背对着一处洼地“汪汪”直叫，警犬训练有素，不会在执行任务时乱吠。毒贩知道暴露了，抱着鱼死网破的心理，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韦一。

关键时刻，黑背挡在韦一身前，后腿中了一弹。毒贩见状，对着韦一再补一枪。韦一的第一反应居然是不能再让黑背受伤，条件反射地翻了个身，把黑背护在了身下，这一枪打在了韦一身上，打穿了肺叶。后来，警犬和警员互相挡枪的传奇被传开了，这才有了一孔、二孔的外号。

事情虽然感人，结果却很悲壮，韦一因为那一枪，身体素质直线下降，不能再执行任务。二孔则落下残疾，后腿跛了。警队本来安排了韦一做文职，可他不愿意给人添麻烦，打了退役报告，走的时候什么都不要，只有一个要求，把二孔带走。警队是有严格纪律的，这不符合规定，也没有先例。韦一跟领导争取了很久，加上很多同事帮着向组织反映，才终于让韦一和二孔一起退役。

韦一如愿带着二孔离开了警队，但他的麻烦才刚开始。城里不允许养大型犬，他只好带着二孔回老家凉县，可谁知道回到凉县的第二天，他就把二孔弄丢了，自己还差点送了命。这事还要从一起意外的绑架说起。

韦一是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，他十几年没回过老家，那个村子里早就建起了大片瓦房，各种店铺林立。很多原来的乡亲都不在了，搬走的搬走，进城的进城。一人一狗往村里走，竟然没碰上一个熟人。韦一正郁闷呢，忽然二孔对着一扇黑铁门“汪汪”叫了起来。韦一警觉，顺手抄起一根柴火棍，斜着身子往黑铁门里一觑，吓了一跳，竟然有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被五花大绑在院子里。韦一轻轻一推，铁门没锁，院里也没有其他人，他赶紧进院子给那人松绑。男人被打得满脸是血，看不清长相，但眼神里全是求救的渴望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谁把你绑在这的？”韦一一边给男人松绑，一边希望迅速获取有效信息，方便一会儿警察办案。那男人也不知道是被吓傻了还是另有隐情，竟然不说话。也就是这一会儿的工夫，外面忽然吵嚷起来，听声音不下二三十人朝着院里来了。眨眼间，院子里呼啦啦挤满了人，几个人冲着韦一喊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二孔俯身龇牙，发出警告的低吼，那些人见二孔威风凛凛，被吓住了，一时半会儿不敢上前。有个戴眼镜的斯文年轻人站了出来，问韦一：“这是你的狗？那你就更不应该救这个畜生。”

韦一从没见过绑架别人还如此理直气壮的，怒道：“这人是你们绑的？你们这是犯罪知不知道！”

这话让院子里的人不满了，那个年轻人好像是个首领，摆手示意大家安静，对韦一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，他是个偷狗贼，专门偷人家的狗拿去卖，狗是人类的朋友，这人连狗都不如，我们要给他一个教训。”



这时韦一才注意到，院子里的人都戴着黄色的袖标，上面写着“凉县爱狗协会”的字样。韦一也爱狗，可这不是绑架别人的理由，他耐心地对年轻人说：“不管他有什么错，有政府和法律，你们这样擅用私刑是违法的。我要把他带走。”

年轻人一下激动起来，指着身边的一个女孩说：“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保护狗的法律，你看她，养了十年的金毛就是被人偷去卖给了狗肉馆，可报警之后呢，那些偷狗贼不过是蹲几天大牢罚点款，就又出来了，接着偷狗杀狗！”那女孩被唤起了伤心事，眼圈一下红了，年轻人顺势说道：“我们爱狗，如同爱我们的家人，家人被杀了没人管，我们难道不能用自己的方式震慑歹徒吗？”

这话说得慷慨激昂，韦一想了想，一边给裸体男松绑，一边说：“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，但是方法绝不可取。有问题应该努力寻求解决办法，使用暴力是最蠢的方式。”

领头的年轻人根本不听，振臂一呼，一帮人就把韦一围了起来。看来讲道理是讲不通了，只能硬闯，他一手拉起裸体男，一边呼喊二孔。只是对方人多，韦一又不能真的让二孔咬那些人，到底落了下风，好不容易冲出院子，裸体男却没救出来。韦一只能去找人帮忙，再回来救人。

2.二孔失踪

等韦一带着村主任和村委会的几个人再回到院子时，里面已经人去屋空。村主任对韦一说：“就是几个娃娃淘气，闹腾不出啥大事。放心吧，回头我跟公安的同志说一下。”听村主任的口气，似乎对这事并不在意，韦一虽不甘心，但找不到人也没办法，加上天色已晚，他带着二孔在村里的一家旅店先落下脚来。老板娘是个不爱狗的人，坚决不允许二孔进屋，韦一表示理解，把二孔拴在了旅店的后院。

第二天一早，韦一买了早点，准备去后院跟二孔一起吃，却发现拴狗的链子被人砸断了，二孔不知去向。韦一脑子里“轰”的一下，浑身冒汗，赶紧找老板娘问个究竟。老板娘不以为意地说：“可能是被人偷了，这阵子村里丢狗的可多了。”

韦一立刻说道：“不可能，二孔是受过训练的警犬，没那么容易被偷。”老板娘却像看傻子一样看着韦一：“再厉害也是狗，你见过

狗比人还精的？偷狗的都有吹镖，麻醉一打，熊都能睡着，别说狗了。”

韦一一想确实有这种可能，否则二孔警觉性那么高，不会不声不响地被偷走。他挺大一个男人竟抑制不住鼻子一酸，难受得想哭出来。老板娘说：“你要是不甘心，就去村头那个爱狗协会，他们没准能帮你找回来。”

爱狗协会在村头有间小办公室，负责人叫张进。韦一一进门，只见张进正是昨天那个领头人。张进以为韦一又是来找麻烦的，忙声明昨天那个人趁乱跑了，他们可没把他怎么着。韦一想到昨天的事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一张嘴才发现自己嗓子都哑了：“我是来找你们帮忙的。”

张进听说二孔丢了，恨恨地说：“看来我们还是打得轻，肯定是那个歪嘴干的！”歪嘴就是昨天被扒光了绑起来的男人，是凉县有名的偷狗贼。张进继续说：“你那只黑背毛色黑亮，长得匀称，那么扎眼，肯定是昨天被歪嘴盯上了。你昨天才救了他，晚上他就把你的狗偷了，你说这是不是报应？”

张进这话说得不客气，而且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，韦一忍着不敢发火，张进得意了一会儿才说道：“那歪嘴得手的狗，一般都卖给狗肉馆，不快点找回来，你那狗就没命了。一会儿我们要跟总部的人去高速公路上拦一辆运狗车，你可以一起去，或许那车里就有你的狗。就算没有，我也可以请我们协会的主席帮你发动组织找狗。”



韦一知道时间拖得越长，二孔越危险。虽然私自上高速公路拦车的行为不妥，但张进说这批狗是不法商贩收的被偷盗的狗，为了二孔，韦一同意了。

张进他们按照约定来到高速公路的匝道

上埋伏好，参加行动的不下五六十人，韦一这才知道爱狗协会是个很庞大的组织。张进说的协会主席是个有点谢顶的中年男人，这人方脸浓眉，一脸正气，名字叫郑和，大家都叫他郑主席。忽然有人喊道："来了！"一群人立刻各就各位，熟门熟路地把运狗车拦了下来。一车的狗"汪汪"乱叫，爱狗协会的人跟司机吵了起来，而韦一看了一圈就失望了，车上面都是同一品种的土狗，根本没有二孔。

司机抖着手里的文件吼得声嘶力竭："我这不是偷的狗！我这都是肉狗，有检疫合格证的，你们可以查啊！"但除了韦一，没人去关心那个文件。

张进跟司机吵了起来："我们不信！你这就是偷的狗，我们不会让你把狗运走的。你开个价，我们把狗买下来。"司机当然不同意卖，可看爱狗协会的架势，他不卖就别想走，被逼得没办法松了口，开了价。可是张进他们根本没打算花那么多钱，只答应给司机三分之一的价，司机当然不干，两方又吵了起来。

韦一仔细看了司机的文件，这些确实不是被偷的狗，而是正规的肉狗。"听我说，这个文件是真的。你们的消息可能有误，这不是被偷的狗。"但没人听韦一的话，最终那车狗被低价买了下来。郑主席押着那车狗准备走，他看了一眼韦一，很不高兴地对张进说："我们是有信仰的，这样不坚定的人不应该被拉进来。"

张进他们对郑主席的话言听计从，因为无论是协会的赞助还是买狗的资金都是郑和带来的。张进对韦一说："你的狗还是自己找吧，你也算爱狗？呸！"说完，他领着爱狗协会的人开车扬长而去，留下韦一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。

3.黑爷现身

韦一气得够呛，这些爱狗协会的人怎么油盐不进？现在他只能靠自己找二孔了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回村的路上，他路过一家名叫"老六狗肉馆"的店，店面很旧，韦一知道，这种小店大多不会过问狗肉的来源，老板多少跟偷狗贼有点联系。既然歪嘴偷狗都偷出了名，老板说不定知道点什么。韦一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推门而入，却发现馆子里只有老板老六在喝闷酒："不好意思兄弟，小店关门了。"

韦一不吃狗肉，但很多人都

好这口，这家店虽然位置偏了点，但也不至于生意这么惨淡吧？韦一为了打探消息，跟老六套起了近乎。

老六也是一肚子苦水没处倒，借着酒劲跟韦一抱怨了起来："我不是和你吹啊，我这一身的手艺都是跟着延边的师傅学的，绝对正宗。以前我这馆子也很风光，搞成现在这样，都是那个黑爷和爱狗协会闹的。"

韦一细问之下才知道，由于爱狗协会的存在，正规渠道的肉狗根本进不来，而黑市上的狗肉源都让一个叫黑爷的人给垄断了。黑爷自有门路，爱狗协会似乎奈何不了他。他成了周围几个县唯一的狗肉供应商，价格越来越高，老六这种小本经营的店根本就负担不起，陆续倒闭了不少。

"歪嘴也没有货吗？"韦一试探着问。老六毫无戒心，说："歪嘴就是黑爷的人，他倒是偶尔背着黑爷弄点私货，但那价格也低不到哪去。"韦一一听这事有门，忙说："钱不是问题，不瞒你说，我是觉得你这店不错，想把它盘下来，就怕没有货源。你能不能替我引荐一下这个歪嘴？"

老六早就有意把馆子脱手，这送上门来的好事哪能不接着，当即约了歪嘴来馆子相谈。韦一故意背对着门口坐，歪嘴一进门就大大咧咧地说今天得了一车土狗，想要从速，等他认出韦一想要跑，早就被韦一一个擒拿摞倒了。歪嘴做贼心虚，连连求饶："别打我，别打我，不就是条狗吗？我赔你钱就是了！"

韦一一听，立刻暴怒："那是我过命的战友！你把它弄哪去了！"歪嘴哪受得住韦一的乱拳，连连说："放心，放心，你的狗没事。最近得手的都给黑爷了，黑爷说今天有车货到手，准备明天一起送到隔壁县的大馆子里呢。"韦一听到这个稍稍松了口气，他就怕歪嘴跟他说二孔已经成了锅里的肉。

老六怕惹事，见韦一没那么气急了，赶紧拉开两人。韦一把他和二孔的事说给老六听，老六听完也深受感动。韦一冷静下来，掏出一张银行卡对歪嘴说："我出三万，你明天带我去见黑爷，我只要二孔。"歪嘴一听三万买一只狗，简直比得上一车土狗的价格了，立刻答应。

老六倒是个性情中人，他被韦一寻狗的事感动了，竟然同意开车载着韦一去和黑爷见面。只是出发

时，韦一叫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正是爱狗协会的张进。

老六一见张进就翻脸："叫他干什么啊？我一见这帮孩子就烦。"张进也不甘示弱，对老六骂道："呸，屠夫，杀手，要不是为了证明他胡说八道，我才不坐你的车呢！"韦一拦着两人，胸有成竹地说："我自有安排，放心，不会给你们任何人添麻烦。"

这时歪嘴来了电话，说他和黑爷正好押着货要去邻县，他们在一条还在维修隧道的丁字路上等韦一。老六的车才靠近，韦一就看到了货车后面笼子里的二孔，这才两三天不见，二孔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。韦一激动不已，捂着怀里的东西就下了车。还没等歪嘴反应过来，"当啷"一声，韦一从怀里掏出大扳手，就把笼子的门砸开了。被圈了许久的狗呼啦啦地往外跑。二孔早就闻到了主人的气息，高兴地摇着尾巴蹿到了韦一的怀里。



"歪嘴，你搞什么鬼！"一直没下车的另一个人见狗跑了，再也坐不住，可他这一出声，把张进惊得合不上嘴："郑主席？"

4.大难不死

韦一带着二孔走过去，说："想不到吧？爱狗协会的郑和主席就是黑市里专门收狗的黑爷。你们以为你们救下来的狗都去哪了？他不过是转手又高价卖出了。"

黑爷还是一脸严肃，语气中却多了几分阴狠："歪嘴，你敢出卖我？"歪嘴立刻骂道："呸，谁出卖你谁是孙子！"

韦一笑道："他确实没出卖你，只不过昨天的事实在太巧了，你们才救了一车狗，歪嘴就说黑爷收到了一批货，还都是土狗。加上老六说，这几年凉县的狗市都让黑爷给

垄断了，我就觉得有点可疑，也猜了个八九分，所以特地叫上张进，让这帮孩子别再被你利用。”

此时张进已气得不行，对黑爷骂道：“你这个伪君子！”

老六本来对爱狗协会和黑爷就没好印象，这会儿有点看热闹似的说：“呵，可真有你们的啊，神也是你，鬼也是你，把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可害苦了。兄弟，你当过警察，这算不算违法？”

韦一还没说话，黑爷立刻跳上货车，掉头想跑，歪嘴倒是机灵，瞬间跳上了货车后厢。韦一反应也快，指挥着老六开车截住了唯一出去的方向。黑爷狗急跳墙，一个大转弯朝那条未完工的隧道奔去，一路S形开进隧道，撞倒了不少撑顶柱子。歪嘴一个不留神被甩下了车，差点被老六的车撞到。

大货车一头扎进墙里熄了火，黑爷赶紧下车跑，韦一他们在后面追，正要追上的时候，他们身后的隧道开始塌方，前后追击瞬间变成了一起逃命。混乱中，韦一听到二孔在远处“汪汪”地叫。韦一喊道：“二孔，过来！”平时二孔很听命令，这会儿不知道为什么只在原地叫却不动。隧道塌得厉害，老六大喊：“别管狗了，快跑！”韦一哪肯放弃，冒险回去找二孔，才发现是歪嘴被大石头压住了腿。“做得好，进去！”二孔得了命令，这才飞快地往隧道里跑。韦一挪开歪嘴腿上的石头，连拉带拽把歪嘴拖进了隧道里。也就是前后脚的工夫，隧道口塌方了。

五人一狗被困在了隧道里。开始的十几个小时，五个人还经常互相指责争吵，可越往后，身体越虚弱，也就安静了。长时间缺水缺食让人头昏脑涨，二孔之前就饿了许久，这会儿更是虚弱地趴在了韦一的怀里，让韦一心疼不已：“二孔别怕，咱俩一起上路能做伴。”

张进原本饿得浑身瘫软，这会儿被韦一的话点醒了，挣扎着说道：“我……我改变想法了，人比狗重要，我们……我们可以把狗杀了，血可以解渴，肉可以当食物。这样我们就能争取时间，等救援。”

“你敢动二孔试试！”韦一失去了理智，把二孔往身下一护，瞪红了眼睛。这会儿黑爷倒是说话了：“我同意张进的意见，现在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关系到我们五个人的命。我们投票，少数服从多数。我和张进同意杀狗，你肯定不同意。”说着扭头问老六：“你呢？”

老六不吱声，过了会儿说道：

"我不参与这个投票。"

黑爷笑着说："没想到你这么㞞。歪嘴就不用问了，我们现在三比二。杀狗，救人！"二孔在韦一怀里呜咽一声，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这番对话。

这时，一直没吭声的歪嘴突然发话了："黑爷，你会不会数数？你们是两票，我们才是三票。我不同意杀狗！"

歪嘴居然站在韦一这边，这话把在场的人都惊着了。黑爷怒骂："你饿昏头了！一个偷狗的装什么好人？"歪嘴很虚弱，慢慢说道："我是偷狗的，但以后，我再也不偷了。我快送命时，是二孔救了我，你们，都畜生不如！"

张进推了推眼镜又说道："不行，这种时候人道主义优先，不能按投票决定。杀狗求生是最佳方案。"歪嘴挣扎着坐起来，一阵毒骂。老六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："哈哈，真是一出好戏啊！"

韦一冷静下来后，一直在观察隧道坍塌的方向，发现一处尚有撑柱，而顶部的岩石是相对较软的砂岩。他瞪了张进一眼，说："就算杀了狗，几天内也不会有人发现这里塌方，难道你准备先吃狗，再吃人？"见张进无言以对，韦一接着说："我有一个方案，这个隧道塌得并不严重，如果能够挖开一个小洞，让二孔出去送信，我们或许还有生还的机会。"

韦一说得有道理，五人轮番上阵，先刨小石头再挪大石头，实在没办法的地方，就用尖锐的硬石头砸砂岩。不知干了多久，终于，一阵清新的风吹入，总算在隧道拱顶处挖开一个洞。韦一把身上的衣服撕下来绑在二孔身上，让二孔带着求救信息钻出了隧道。二孔走的时候身体已经虚弱得发抖，韦一默默地哭了……

一个月后，爱狗协会有了新主席，名字叫韦一。在他的领导下，协会再也不干绑人、拦车、骚扰正规经营的事，而是更多地宣传保护动物的理念，开展救助流浪动物的公益事业。协会办得有声有色，逐渐有了影响力。

有个记者采访韦一时问道："听说你们协会的 LOGO，是你养的一只狗？"韦一笑道："不，是救过我两次命的战友。"记者又问道："那你对吃狗肉的行为怎么看？"韦一正色道："移风易俗是个漫长的过程，我们会慢慢等……"

（**发稿编辑**：陶云韫）

（**题图、插图**：杨宏富）

皖北萧州的风味小吃，首推“啥汤”，与临近的河南胡辣汤和淮南牛肉汤并称“三绝”。“啥汤”是啥汤？

『啥汤』传奇

□李楠



1.丐仙传宝

据说几百年前，萧州刘家有位屡试不第的穷秀才，在无奈之下弃笔从商。他在南关开了间早点铺，老两口忙上忙下，生意不温不火。

有一年冬天，天降大雪，有个老乞丐冻昏在刘家店门前。心善的刘老秀才两口子将老乞丐抬到屋内，给他灌了姜汤，还腾了一间屋子让他住下来。

可这老乞丐也是奇怪，对刘老秀才的救命之恩也不言谢，每天饱饭之后便安然高卧，更不到早点铺里搭个手。到了来年春天，老乞丐突然又病得起不了床。刘老秀才为他请医问药，却都不见效，正担心发愁，老乞丐有气无力地说话了，说他这病只需要一锅汤羹药便可痊愈，不过这汤羹药要按他说的食材和配方去熬制。

“麦仁、葱、姜、五香粉、盐……”老乞丐掰着手指头一一点数。

刘老秀才刚要去操办，老乞丐又说还需要一味药引子，就是院中那几只孵蛋的老母鸡。刘老秀才

的妻子一听，噘起了嘴："全指望着这几只老母鸡下蛋换钱贴补家用呢，都吃了，日子还怎么过？"

可救人要紧，刘老秀才当即杀了那几只老母鸡，按照老乞丐的指点一一处理了食材，直到傍晚时分才把这些食材焖在了锅里。文火熬了两个时辰后，估摸着差不多了，刘老秀才去叫老乞丐，却怎么也唤不醒他，只好继续焖在锅中。老乞丐一觉睡到天放亮，眼一睁就嚷着要喝汤羹药。刘老秀才忙起身打了一碗面粉糊，倾到锅中，大火烧开后再揭开锅，顿时蒸汽氤氲，异香扑鼻，用勺子一捞，鸡肉全不见了，锅中的汤浓淡相宜、色若紫玉，忍不住尝了一口，啊，味道好美！刘老秀才盛了一碗正准备端给老乞丐，一转身却见那老乞丐不知何时已下了床，正笑呵呵地立在他的身后，红光满面，毫无病态！

老乞丐笑道："你这锅汤尚缺一味，待我指给你看！"说着，伸出右手食指往锅中空戳了两下，让刘老秀才两口子再品一品汤的味道。老两口一尝，哇，果真味道更好了，那鲜味从喉咙间直通丹田，遍体舒适通泰！刘老秀才惊喜地问："这、这是啥汤？"

"哈哈，你说是啥汤就是啥汤。"老乞丐随手抓起笔，在书案上铺开纸，写下"啥汤"这两个字，然后道："叨扰了二位几个月，无以为报，就把这'啥汤'留给你们，你们以后只需卖啥汤，子孙后代便吃着不尽了。"说完，老乞丐拱拱手就要告辞。

刘老秀才蒙了，倒是他妻子反应快，忙一把扯着老乞丐的袖子道："可……可这啥汤中缺的一味，也就是你手指指出的味儿，让我们以后如何熬出来？"

"看来你这老婆子还真有点贪心呢！"老乞丐笑道，"也罢，就将我的这根手指头留给你们以后点化啥汤这一味吧！"说着，他抓起案板上的菜刀一刀把右手食指剁了下来！刘老秀才吓傻了，急忙阻拦却是不及，又见房内金光一闪，老乞丐不见了，案板上遗有一段晶莹的玉指！此时，空中传来老乞丐的朗朗笑声，抬头一看，只见老乞丐迎着朝阳冉冉飞升，转瞬即逝……

此后刘老秀才按照老乞丐所传的秘方，熬啥汤、卖啥汤。果然如老乞丐所言，人们喝了啥汤无不称好，喝了还想喝。

早点铺生意好了，刘老秀才小灶变大灶，草房变瓦房，瓦房变成了拐角楼，拐角楼的门楣上高悬着

老乞丐题的“啥汤”二字。刘老秀才善心得好报的事也传扬开来，人们纷纷猜测老乞丐定是神仙下凡，他遗下的那枚玉指便是仙人指！

刘老秀才把仙人指奉若至宝，用一段碧绿的竹管盛了，锁进佛龛下的密柜中。每天第一个来到刘家啥汤店的食客会看到这么一幕：熬焖了一夜的啥汤就要揭盖了，刘老秀才方将竹管取出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在揭盖的刹那间对准汤锅指点几下，然后一声悠长的吆喝：“开锅了——”

说来刘老秀才并非悭吝之人，他毫无保留地将啥汤的配方公布于众，只是仙人指这件宝物，只在刘家子孙中传承，且传男不传女，传长不传幼。

2. 知县谋宝

到了乾隆年间，刘家啥汤店的掌勺人名叫刘文仁。刘文仁在书塾读书时，聪明好学，文思敏捷，老塾师对他赞不绝口，称许他若走科举之途，至少可取举人功名。但限于刘家“传男不传女、传长不传幼”的祖规，身为长子的刘文仁最终还是痛惜万分地下了学，接过了老父亲手中的啥汤勺。

既然干了，那就得干好。刘文仁经过一番琢磨，首创了在啥汤中打蛋花的吃法——为了避免留下生蛋的腥气，掌勺师傅以惊人的臂力和准头，把煮沸的高汤举到半米高，手腕一扬间，沸汤如飞流瀑布急冲直下，倾入盛有鸡蛋汁的碗中，不溅不溢，一碗蛋花就成了！冲了蛋花的啥汤美味沁腑，叫人难以忘怀。如此一来，刘家啥汤店的生意更红火了！

这一年，萧州换了个知县，名



叫刘王瑗。那年月，黄河流经萧州，几乎年年发洪水，百姓遭灾，朝廷为治黄河费尽心思。这刘王瑗本是河道总督府的一个老书吏，堪称治水能手，朝廷特地破格提拔他来萧州当了知县。

公事之余，刘王瑗常来光顾刘家啥汤店，自然而然地，刘王瑗结识了刘文仁，他放下官老爷的架子，与刘文仁称兄道弟，说两人五百年前是一家！刘文仁心头惶恐：虽说都姓刘，但人家是七品知县，咱是一介布衣，这“兄弟”担当不起啊！

有一天，刘王瑗领着儿子来到了刘家啥汤店，扯着刘文仁的袖子，非要让儿子拜他为师不可！啥，堂堂的一个知县让儿子学做啥汤？原来，刘王瑗的独生子平日里娇生惯养，不学无术，什么本领都没有。刘王瑗做官多年，宦囊颇丰，只是老来得子，很担心儿子将来坐吃山空，难免饥寒。千金万银，不如一技在身，思来谋去，刘王瑗打算让儿子学做啥汤，以后退职回老家也开啥汤店。

听刘王瑗说得在理，刘文仁答应了下来，手把手倾心传授，终于教会了刘王瑗的蠢儿子熬焖啥汤。这下，刘王瑗很快露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：他要刘文仁把家中的宝贝仙人指也交出来，以后他的蠢儿子有了仙人指，来个鱼目混珠，将此刘变成彼刘！当然，他说这事不会让刘文仁吃亏的，会花银子买仙人指，出价整整一万两！另外，刘王瑗还可以把刘文仁举荐给河道总督，以刘文仁的才学，考举人、中进士如拾草芥，将来可授知府之职——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呐！

这、这不是卖祖宗吗？刘文仁气得浑身发抖，一口拒绝，刘王瑗当即黑了脸……

刘文仁的麻烦事来了。当时为了治理黄河，河道总督坐镇徐州，把黄河萧州段当作治理重点，几万民夫和兵丁齐聚萧州，由刘王瑗统一安排，编成营屯，划片居住。刘王瑗大笔一挥，南关刘家的拐角楼首先变成了“民屯”，必须搬迁！刘文仁举家带口的，只得将啥汤店整体搬迁到另一个地方，不料刚落脚开张没两天，又是一纸“搬迁令”下来了，这儿又成了“勇营”，还要再搬！

如此“三迁”之后，刘文仁被拖垮了，无奈索性搬到了乡下去谋生。萧州城东北十八里有个梨花湾，颇为繁华，刘文仁便在梨花湾东头买了间空宅，又开起了刘家啥汤



店，心想这回刘王瑗应该拿自己没办法了吧？然而，刘王瑗手中的毛笔像长了眼睛似的，划拉得特别长，一纸文书上报给河道总督，随即河道总督批文，要开一条拐弯的引水渠从梨花湾东经过。这下，刘文仁的新宅地又生生地被引水渠冲跑了！

这最后一折腾把刘文仁完全折腾穷了，被赶到了梨花湾南面二里远的荒地里，搭了几间四面漏风、冬凉夏暖的茅草房，与孤坟野鬼为邻。但不论日子怎么艰难，刘家啥汤店总还是要开的，只是生意冷清得可想而知，真可以说是连鬼都不上门！

刘文仁明白，刘王瑗这是变着法子逼他交出仙人指，不交出仙人指，就会让他在萧州无立足之地！

妻儿啼饥号寒之下，刘文仁终于下了决心，找老族兄刘墉去！

这极得皇上青睐的体仁阁大学士，怎么成了刘文仁的老族兄了呢？

原来，刘墉的先祖出自萧州，也算是刘老秀才的后人。刘墉少年的时候曾跟着他爹刘统勋来到萧州续家谱，就住在刘文仁家的啥汤店里，算是同族，论起来刘墉长刘文仁两岁，两人便以兄弟称呼了。两人谈诗论文，非常投机，自然，刘墉对刘家啥汤的美味也是赞不绝口。两人分手后一直有书信来往，只是这几年刘墉的官越做越大，政务繁忙，刘文仁本不愿意因为私事叨扰他，可今天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，这才千里迢迢赶赴京城，让老族兄给他想个办法。

听了刘文仁如此这般一说，刘墉勃然大怒，身子一耸，拍案而起，差点儿连背上的“罗锅”都耸直了：“假公济私，欺人太甚！”

当下，刘墉就要拉着刘文仁去宫中告御状，但刚走到府门口，刘墉又停住了脚步，对刘文仁道：“老族弟啊，御状不能这么告——毕竟刘王瑗谋宝，空口无凭的，而他对你的屡次加害，又全依仗治河的名义，不露把柄；再说了，我也毕竟是咱老刘家的族人，领着你去告御状，有袒护之嫌。这状子难以告成！”

见刘文仁一脸失望，刘墉一番沉思，又道：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老族弟，你且回去，仍在梨花湾老地方开你的啥汤店。待到明年春暖花开，我让皇上亲自到你的店中来，你就可以就地告御状了！”

啥，坐在家里就地告御状？刘文仁简直不敢相信。



3.御墨护宝

到了来年春天，乾隆皇帝又一次开始了南巡，御驾渡过黄河后，沿运河南下，三月初到达徐州行宫。

安顿下来后，乾隆就带上宠臣刘墉微服私访了。太阳刚一冒红，两人便骑了毛驴出徐州西行，很快来到了萧州地界。听刘墉说，萧州的梨花此时开得正盛，景色宜人，而赏景的最佳处便在梨花湾。当下两人便扬鞭赶驴，直奔梨花湾而去。到了梨花湾，只见一树树绽放的梨花摇曳在春风里，层层叠叠，如雪如玉，形态各异。乾隆兴味盎然，诗兴大发，吟道："千树梨花千树雪，一溪杨柳一溪烟。"

两人边赏花边吟诗，不觉误了吃早点的时辰，待返回梨花湾集市时，集市上卖早点的铺子全关门了。刘墉忙向路人打听，有人指着两里外的荒地道："那儿有个卖早点的铺子，店主姓刘，生意却不太好，兴许那儿还有早点。"两人忙催驴赶去。

再说刘文仁守着啥汤店，见日头已过巳时，叹口气正要关店门，忽见老族兄刘墉领着一个中年人大踏步地走了过来，不觉心头一喜——不用说，这个器宇轩昂、龙姿凤表的男人，就是当今皇上乾隆了！老族兄的本事还真不小，这"天大的事"还真让他办成了！



当下刘文仁与刘墉心照不宣地递递眼神，故作互不相识，一番寒暄之后，刘文仁便为两人端上了啥汤。乾隆饿坏了，一连喝了三大碗！他打着嗝一回味，不禁问那侍立在旁的老店主道："店家，你这是啥汤啊？"

刘文仁接口道："哎呀，听客官的口音，您不是俺们萧州本地人，但您一开口就说出了这汤的名儿，真是英明，小老儿我卖了三十年啥汤，不用问就知道啥汤名字的客官，您是第一个！"

乾隆明白了：哦，这汤就叫啥汤，有趣！不过这老店主还真会说话，乾隆不由得对刘文仁好感顿生，于是又要了一碗啥汤，一边细细品尝，一边同刘文仁唠起了嗑："店家，我看你这啥汤滋味鲜美，余香满口，只是把店开在这荒村僻野未免太委屈了，若是开在城镇街衢、四通八达之处，只怕食客们要挤破头，而你也要发大财喽！"

告御状的大好机会到了！刘墉忙给刘文仁暗中使眼色：顺着皇上这话头儿，老族弟你只消鼻涕一把泪两行地述说刘王瑗是如何一步步欺压你，使你无法在萧州城立足的，这事就大功告成了！

刘文仁却淡淡一笑，回答乾隆道："酒好不怕巷子深。现在我这店比刚来的时候——不，是比刚开张的时候好多了，每天也能卖上几十碗了……"

乾隆背后的刘墉急得直跺脚：我的老族弟啊，你的脑袋是不是榆木疙瘩做的，怎么愣不开窍呢？也罢也罢，你不说我替你说！刘墉猛地一拍巴掌，惊惊乍乍地道："噢，对了！当年我在山东老家的时候，就听人说起过，你们萧州的一家啥汤店里有仙人指，莫非你这啥汤是仙人指点化过的，不然怎么会这么好喝呢？"

乾隆的好奇心果然被勾了起来，转头问刘墉道："仙人指是怎么一回事啊？"

刘墉便眉飞色舞地对乾隆讲起了仙人指的故事，又频频给刘文仁使眼色，让他接过这个话茬："店家啊，不知道我讲得对不对？"

不料，刘文仁仍不接这个话茬，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，侃侃而谈："什么丐仙传方，只不过是个传说而已。其实呢，啥汤的源头是雉羹，是烹饪的祖师爷彭祖以野鸡、稷米等和以盐、梅，煮成了羹，就叫雉羹——雉羹也因此被称为'天下第一羹'。后人在雉羹的基础上加以改进，尤其是用乌鸡代替了野雉，就成了啥汤……"

乾隆边喝啥汤边听刘文仁讲古，津津有味，不时插嘴："你说得不错。这彭祖我倒记得，他姓篯名铿，后来他把雉羹献给尧帝，得到尧的赏识，封邑于大彭氏国，也

就是如今的徐州府，因此后人便把他称作‘彭祖’。若是雉羹能称得上‘天下第一羹’，我看你的啥汤就可称得上‘天下第一啥汤’！”

乾隆兴之所至，一句上联脱口而出：“一奚乌鷄鷄羹传世。”说完，他便示意刘墉对下联。

刘墉这一回却犯了难：此联中‘一奚乌’这前三个字恰又组合成为后面的‘鷄’字，字字相勾连，句意又精准，堪称双绝！

这时候，刘文仁走上来拱拱手道：“二位客官，小老儿斗胆一对，还望二位不要见笑。”言罢吟道：“戈金竹籛籛铿调鼎。”

乾隆和刘墉愣住了，随即拍案叫绝：这下联嵌以彭祖姓名，不仅对得工仗，而且意思与上联紧密吻合，字字不离汤羹之事！乾隆感慨道：“不意在这荒村僻野，竟有如此饱学之士，真乃社稷之福！”

喝饱了啥汤，二人起身告辞，刘文仁说什么也不收他们的汤钱，只希望二位能为他刘家的啥汤扬扬名就行了。乾隆和刘墉走过刘家小院的院门时，只见院门下放了一张桌子，桌子上铺着雪白的宣纸，文房四宝俱在。

刘墉明白了老族弟的用意，悄声对乾隆道：“皇上，咱是不是该给人家留下点什么？刚才您金口玉言，夸赞人家的汤是‘天下第一啥汤’呢！”乾隆心情正好，当即挥毫泼墨，写下“天下第一啥汤”六个大字，并盖上了御玺……



只说乾隆回到行宫后的第二天，刘墉又悄悄地飞马来到梨花湾，他找到刘文仁要弄个清楚：说好的告御状，怎么变成了求御墨这么一出戏呢？

刘文仁一声长



叹："老族兄啊，老弟我对刘王瑗确实有一肚子怨气，昨天我何尝不明白老族兄的意思？只是我不禁想，这刘王瑗在萧州为官称不上贪酷，治河又有一套，我若是因为个人的私事告了他的御状，皇上一怒之下必将他抄家问斩，我……我于心不忍呀！因此，我临时改了主意，让小伙计摆好文房四宝，只求皇上一幅墨宝——有了御墨，就算是有了护身符，刘王瑗再也不敢为难我了！"

刘墉听了叹息不已："老族弟不仅有真才实学，且怀有一颗包容万物的仁心，却布衣终身，汤鼎为业，可惜了！"

没几天，刘文仁重回萧州县城，就在县衙门口搭了个草棚，把开啥汤店的锅碗瓢盆依次摆开。看门的衙役不敢怠慢，急忙报告给刘王瑗。刘王瑗听后，纳闷了：这刘文仁莫不是昏了头，竟敢跟官府公开叫板！这下好了，休怪我是灭门的县令！

但当刘王瑗走出衙门一看，不由傻眼了，只见皇上的墨宝高高地挂在草棚上呢！刘王瑗起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但辨了又辨，确认是皇上的墨宝无疑，不由得腿一软，"扑通"一声跪倒在地，三拜九叩……

第二天，刘文仁就被衙役们前呼后拥，请回了南关，重回被清空了的拐角楼。而刘王瑗也明白了刘文仁的一番良苦用心，感慨不已，从此洗心革面，一心为百姓办实事，当好百姓的父母官。

刘王瑗担任萧州知县期间，不仅治河有功，修筑了几道大堤，确保了萧州以后百年内无大灾，而且重新修订了萧州县志，这两件德政被人称颂至今。在县志"风物记"中，刘王瑗对刘家的啥汤单书一篇，赞其味醇品厚……

（**发稿编辑**：丁娴瑶）

（**题图、插图**：谢　颖）

故事看过瘾了吗？轮到你出手了，给我们的中篇故事栏目投稿吧。在这个栏目里，我们欢迎这样的故事：1. 题材新颖，视角独特，能引起读者的兴趣，尤其欢迎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；2. 情节曲折生动，线索脉络清晰，故事性强；3. 人物形象鲜活生动；4. 篇幅在10000字至12000字之间。热情期待您的来稿。优秀作品除了能得到优厚的稿酬，还有机会参加各类故事创作活动。来稿可从邮局寄发，邮寄地址：上海绍兴路74号《故事会》杂志社，邮编：200020；也可从网上传递，本期责任编辑信箱：caoqingwen0228@126.com。



故事会微信号：story63，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，参与互动！

· 神探夏洛克 ·

死亡真相

这天，农场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农场主卡罗倒在地上，头部中了一枪，已经死了。警方接到报案，赶来现场调查。他们在离卡罗十米远的羊圈里，发现了一把手枪，像是凶手逃跑的时候，匆忙中扔掉的。

卡罗的农场养了很多羊，据说，最近亏损了很多钱，卡罗还去保险公司买了份保险，如果发生意外死亡，保险公司就要赔他家人很大一笔钱，可是，如果他是自杀的话，保险公司是不会赔偿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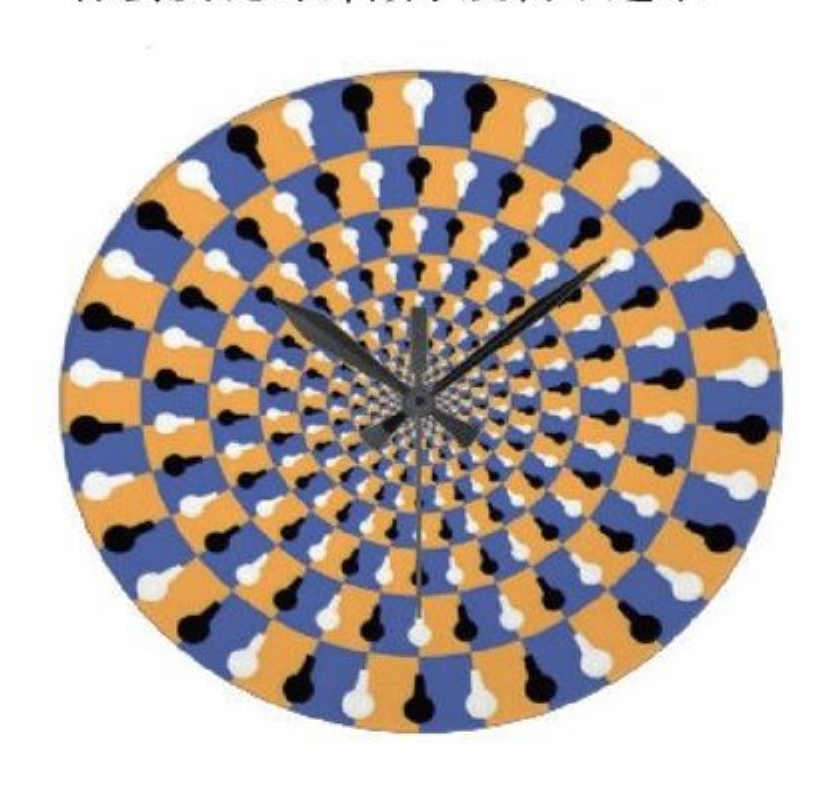
由此，警方猜测，会不会是卡罗为了骗到保险金，开枪自杀的呢？可是，手枪离卡罗有十米远，他在中弹倒下之前，是不可能把枪扔那么远的。这样看来，他还是被人杀害的！然而现场却找不到凶手的脚印……

这时，一同前来的夏洛克探长看了看羊圈里的羊，说了一句话，揭开了事情的真相。后来警方也在羊圈里查到了确凿的证据，证明卡罗是自杀的。

亲爱的读者，你知道夏洛克说了一句什么话，揭开了卡罗自杀的真相吗？

超级视觉　会转的时钟

这是张有趣的图片。当你把视觉焦点放在图片中央时，图片是静止的；但当你把视觉焦点稍稍游离时，你会发现时钟似乎旋转了起来……



疯狂QA

如图，打一句诗。



想知道答案吗？

1.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。



2. 登录http://t.cn/RSf08eV。
3. 购买2017年8月下《故事会》。

动感地带，与您不见不散！上期答案见本期P42。





试亲家

■ 焱燚

贾龙刚是大洪山山寨的大当家。那一年，日本鬼子占领了县城，大洪山山寨的土匪们义愤填膺，纷纷摩拳擦掌，叫嚷着要去干日本鬼子，贾龙刚却迟迟不表态，因为他有两件事情还没有谋划妥当。一件是筹措钱款，购买装备，不然就靠这几条破枪去打鬼子，无疑是送死；另一件就是心头肉一样的女儿还没有安顿下来。女儿已经成年，贾龙刚不可能带着女儿冲锋陷阵，当务之急就是帮女儿找个好婆家。这事说起来简单，办起来却不容易，土匪头子的女儿，官宦乡绅人家不会要，平常百姓人家不敢娶。

这一天，二当家从县城里回来，带回来一条消息，月亮凹有个大财主，他的儿子投靠了日本鬼子，当了汉奸。贾龙刚一拍桌子，喝道："太没骨气了！正好，今晚就去找他借钱款。"

半夜里，明月当空，贾龙刚率领弟兄们慢慢逼近财主的宅院。这时，后院门开了，一个人探头探脑地牵出一头大水牛。土匪们猛地扑倒那人，带到贾龙刚面前。

那人交代，他叫丁大山，独门独户住在荒岭子上。农闲时，将大

水牛套上板车，给人拉东西赚点油盐钱。因为他欠着财主一点田租，今天走到月亮凹，财主就让人强行拉走大水牛抵债。丁大山心有不甘，晚上翻墙进了大院，偷偷把大水牛牵了出来。

贾龙刚说："你胆子真大，让人知道了，还不找你麻烦？"

丁大山叫苦道："我还指望这头牛多挣点钱，好给儿子娶亲。没有这头牛，全家就没有活路了。"

贾龙刚问道："你儿子多大了？定下亲了吗？"

丁大山说道："今年刚好二十，还没有定亲，我们这样的穷家小户，说门亲不容易哪。"

贾龙刚想了想，让手下先把丁大山和大水牛悄悄带回山寨里去，随后下令进入财主家的大院。财主吓得瑟瑟发抖，土匪们一哄而入，抢走了财物、粮食和牲口。

回到山寨，贾龙刚对丁大山说："你准备给你儿子娶亲，家里应该存了不少钱吧。拿个信物出来，让你家里拿钱赎你。"说完，他让丁大山脱下褂子。

丁大山忙笑着说："别，你拿褂子去，他们还以为你们把我杀了，不如把大水牛牵到我家。见到大水牛，他们就会相信我被绑票了。"

贾龙刚想了想，决定亲自走一趟，于是带着几个手下，牵着大水牛，去了荒岭子丁大山家里。

丁大山的儿子丁小虎一看见大水牛，就扑上来要和贾龙刚拼命，哭喊着："还我爹命来！"

贾龙刚好生奇怪："你爹好好的，抵啥命？"丁小虎说什么也不信。原来当初他爹说过，人在牛在，现在只有牛，不就是说，他爹已经出事了吗？

几个手下将丁小虎死死按住跪下，丁小虎眼里尽是仇恨，拼尽力气想站起来，挣得青筋直暴。贾龙刚赞赏地说："是条汉子！告诉你，你爹好好的。"他挥挥手，让手下放开丁小虎。

贾龙刚寻思，这回上了丁大山的当了，他和家人有约定，丁小虎只见到大水牛，就认定父亲不在了，怎么可能拿出赎金？他们虽然是土匪，却是求财不求命，只得打转马头回山寨。

到了山寨，贾龙刚气愤地对丁大山叫道："好你个丁大山，居然敢耍老子！"丁大山苦笑着说："我们农户人家，大水牛就是命根子，多谢你帮我把大水牛送回家，有了它，我老婆儿子就有饭吃，我也走

得放心。来吧，要杀要剐，随你便。”

贾龙刚不由得赞道：“一心只为家人着想，敢于赴死，不愧‘爹’的称呼。”于是他下令将丁大山关起来，好生看管。

当天晚上，二当家偷偷把丁大山放出来，带到后山小路上，对他说：“我们也是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才落草当土匪的，大家都是穷苦人，穷苦人何必为难穷苦人，你走吧。”丁大山道了一声谢，急急忙忙地顺着羊肠小道下山去了。

可是才走到半山腰，丁大山就被暗哨抓住，押回了山寨。

山寨大堂里灯火通明，丁大山被绑在刑架上，贾龙刚厉声喝问：“快说，是谁放走你的？”丁大山闭口不语。贾龙刚下令用刑，丁大山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却咬紧牙关，愣是不吭声。贾龙刚不得不放弃，心想：这个丁大山，骨头挺硬的，嘴也挺紧的，好样的。

原来，二当家放走丁大山，正是贾龙刚授意的，他想试试丁大山的为人。

次日早上，昏睡中的丁大山被叫醒，他睁开眼，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端着一碗米粥，喂给他吃。吃完米粥，姑娘又端来一盆水，给他擦洗伤口，涂上药膏。丁大山舒服多了，开口问道：“姑娘，你看起来是好人家的女儿，怎么会落入土匪窝里？莫非也是被绑了票？”

姑娘低头说：“我混迹于土匪窝里，也是没得选。”

丁大山惊讶地问：“为啥？”

姑娘说：“山大王是我爹。”

丁大山愣了，接着重重叹了一口气，闭上眼，不再理会姑娘。

虽然丁大山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可是没有伤筋动骨，调养了两日，就恢复得差不多了。这一天，贾龙刚让人把丁大山带到大堂上，对他说：“丁大山，看来从你身上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，我打算放你走。可是你让兄弟们白白忙乎了一场，按照山寨的老规矩，没有交赎金的，得蹚蹚‘八仙阵’，也好给兄弟们一个交代。”

所谓“八仙阵”，其实就是八个菜，其中只有一碗没有毒，选对了，就活着走出去；选错了，就命丧当场。

八仙桌上，早就摆上八大海碗菜肴，丁大山拿着筷子，不知该伸到哪个碗里，心想，反正是个死，不如当一个饱死鬼。他拿着筷子，胡乱地伸向面前的菜碗。

这时，贾龙刚说话了：“丁大山，



为了你的老婆儿子，你可要仔细掂量掂量，想准了再下筷。”

丁大山心想，是呀，不要这么急着求死，先掂量掂量吧。他定下心来，放眼看去，桌子上的八碗菜，无非就是鱼和肉，鱼炖豆腐、千张炒五花肉、豆皮煨猪腿、醋溜绿豆芽、油炸黄豆米，就连酸辣藕丁里，藕眼上也插着黄豆芽。丁大山心中一喜，他算是看明白了，除了一碗梅菜腊肉外，其他七碗菜里，都配有豆制食物。大洪山一带的土话，豆和“毒”的发音是一样的，就是说，只有梅菜腊肉是无“毒”的。



想明白了这点，丁大山端过梅菜腊肉，大口吃了起来。

贾龙刚赞许地点点头，这家伙，一点就透。他对手下人一挥手，大声说道：“送客！”手下人把丁大山送到山下，丁大山飞跑着回家了。

入夜，丁大山听到叩门声，打开门，月色下，只见一位姑娘羞答答地站在院里，手里挽着一个包袱。丁大山惊问道：“怎么是你？”姑娘递上一叠钢洋，说道：“我爹悄悄送我来的，他说你头脑灵活，一点就透，应该明白他的意思。”

丁大山忙说：“快快进屋。”

第二天，贾龙刚就带着弟兄们去县城打鬼子了。后来听说县城附近活跃着一支飞虎队，专门偷袭鬼子，打得鬼子嗷嗷叫。再后来，听说鬼子不惜重兵围剿，灭了飞虎队，贾龙刚的尸首被摆在城门口示众了三天。

打这以后，丁大山家里多了一个儿媳妇，据说丁大山出门赶车时，运气好，捡了一个逃难的姑娘，领回家当了儿媳妇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老式恋爱

找鸽子的故事

我在一家餐厅打工，这天上菜的时候，看见一个老头正在和一个老太太搭讪，说：“你长得好像一个人。”老太太问：“我长得像谁啊？”老头说：“我老婆。”

老太太生气了，说：“你别胡说，我可是有老伴儿的。”说完起身就走。老头赶紧挡住老太太，说：“你先别走，听我讲个故事，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。”



出于好奇，老太太坐了下来。

老头说，他有一个发小叫柱子，当年柱子才 15 岁。那年代没什么吃的，柱子用弹弓打了一只鸽子，拿回来炖了汤。结果隔壁村的刘小妹跑过来，慌慌张张，应该是家里出什么事了。柱子说：“大妹子，别着急，先喝口汤吧。”小妹喝了口汤，终于镇定了些，然后她说：“你有没有看见我家的鸽子？”

柱子吓得一哆嗦，不敢告诉她真相，安慰她说，鸽子一定是迷路了，过几天就会回来。

第二天，小妹又来了，柱子给她烧了个土豆。接下来的每一天，小妹都会来找她的鸽子，柱子每次都会做点吃的安抚她，小妹每次都吃得很满足。柱子开始期待给小妹做饭，他喜欢上了小妹。

有一天，小妹刚进门，就看见柱子站在院子里等她。柱子兴奋地大喊：“小妹，你的鸽子飞回来了！”他从身后掏出一只灰鸽，小妹说：“我的鸽子是白的。”柱子说：“这几天太阳多毒啊，准是你的白鸽子被晒黑了。”小妹大喝：“你当我傻啊！”柱子只好招了，承认鸽子是

被他吃掉的，他愿意补偿她。

小妹说："那你一辈子都给我做饭吧。"

于是，他们就开始处对象了。

结婚几年之后，柱子才知道，小妹一直在骗他。小妹喝下那碗汤的时候，就知道那是自己的鸽子，但是柱子的厨艺太好了。后来她每天假装去找鸽子，其实是去蹭吃蹭喝，结果喜欢上了柱子。

小妹假装在等鸽子，其实是在等柱子对她动心，她等到了。

异地恋的故事

老头讲完，看着老太太，问："我的故事怎么样？"

老太太说："听得我都馋了。"

老头笑了，说："那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。"

50年前，老头有个工友，叫小高，他的女朋友叫芳芳。小高在第二车间，芳芳在第三车间，他俩感情特别好，对他们来说，隔着一个车间，都像是异地恋。小高下定决心要成为车间主任，这样就能自由地穿梭在两个车间之间，就能时常看见芳芳了。

于是小高开始努力上进，终于，组织上看到了他的努力——派他去西北支援建设。这下完了，他们真的成了异地恋了。

小高到了西北，才进职工宿舍呢，就被带进沙漠，加入一个保密项目，从此跟外界断了联系。

这一去就是四年。

四年后，小高一回到职工宿舍，就看到床上堆满了来信，全是芳芳的。第1封信，"小高同志，我很想你……"第19封信，"小高同志，我在解放路发现了一家小吃摊，味道特别好，等你回来，我们一起去吃……"第38封信，"小高同志，为什么你一直不回信，是不是和其他女同志发展出了革命友谊？我也要去和隔壁车间的小李发展发展……"第39封信，"小高同志，上一封信是我意气用事了，都是骗你的，我根本没和小李同志接触。"

小高一封封地拆信，看得又哭又笑，他拿出了最后一封信："小高同志，我妈给我介绍了对象，如果今年国庆之前，你还不回来，我就得嫁给他了……"

国庆？现在是十月中旬，国庆已经过去两周了。小高立马去赶火车，花了两天时间才回到老家。他直接冲到了芳芳家，她不在。是啊，她都嫁人了。小高失魂落魄地去了芳芳提过的那家小吃摊，点了碗面，



吃着吃着就哭了起来。

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身前。是芳芳，正微笑地看着他。

后来小高才知道，原来芳芳每天都会来这里等他。

当他们之间只隔了一堵墙的时候，她熬不过一分一秒；当他们之间隔了千山万水的时候，她反而熬过了四年，她等到了。

三句英语的故事

老头第二个故事讲完，老太太点点头，说："真是个好故事，还有吗？"老头接着说："那我讲一对老夫妻的故事吧。"

有一对老夫妻，男的叫老吴。老吴跟他老伴结婚 40 年，为了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，儿子给他们报了一个旅行团，去美国玩。老吴很兴奋，每天都在练英语，老伴埋汰他，练了两个星期，就只学了三句话。

他们到了美国，导游带他们到时代广场自由活动。老吴特别兴奋，见到外国人就招手："Hello 啊，hello 啊！你们都 hello！"

这是老吴学的第一句英语。

他们一路看一路逛，老吴见到什么都问，这个 how much，那个 how much。

这是老吴学的第二句英语。

老吴一路上都在卖弄英语，走着走着，却发现老伴不见了。他吓坏了，到处去找。在一个商场听到争执声，他往前一看，正是老伴。

老伴杵在商场里，死死抱住一根柱子不撒手，旁边站着几个高壮的保安，正在拉她。老吴冲上去挡在老伴面前，对保安怒吼："你们别碰她！ My wife! My wife!"

这是老吴学的第三句英语。

原来老伴走丢了之后，一直站在原地，直到商场关门，保安来清场，她还死抱着柱子不肯走。老吴又担心又生气，问老伴傻站在那干吗。老伴说："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。"

她站在原地，这是最笨的等待，也是最执着的信任，她等到了。

老太太听完三个故事，心满意足，就跟老头告别，回家了。

你长得好像一个人

我跟老头聊天，这才知道，老头讲的是他和老太太的故事。

故事里的柱子是他，小高是他，老吴也是他，而刚离开的老太太，

叫刘芳芳。刘小妹是她，芳芳是她，老伴也是她。

他们十多岁的时候在农村相识，到了二十来岁，一起进了工厂，后来结了婚，约好了，要牵手走完这一辈子，但是，老太太爽约了。

三年前，老太太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到现在谁也不认识了。她每天都会来这家餐厅，老头就每天来这给她讲故事，讲他们过去的事，希望有一天能让老太太想起他。

"你长得好像一个人。"这句话，其实是当年芳芳对小高说的。重逢的那天，小高在小摊上吃着面，边吃边哭，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冒出来："你长得好像一个人。"



小高抬起头，发现是芳芳。小高哭得更凶了，哭着问："像谁？"

芳芳说："我丈夫。"

小高一愣，芳芳接着说："我已经向组织请示过，组织同意我们结婚，明天你就跟我去办手续，不许再跑了。"

"你长得好像一个人。"本来我以为，这是最老套的搭讪，没想到，是最深情的告白。

有一天，老太太照常来了。我算着时间，老头也差不多该到了，这时，门被推开，进来的却不是他，是一个年轻人，长得跟老头很像，胸前佩戴着一朵白花。

年轻人坐在了老太太对面，说："奶奶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"

我心里一沉，那个风雨无阻，每天坐在同一个位子，面对同一个人，讲着同样故事的老头，走了。他等了好几年，想等她看着自己，露出熟悉的微笑，他没有等到。

老太太看着年轻人，她望着他的脸出神，表情困惑："小伙子，你长得好像一个人。"

（**发稿编辑**：吕　佳）

（**作者**：lost7；**推荐者**：罗　杰）

（**题图、插图**：孙小片）

恨死输入法

◆ 跟女朋友聊天，输入“我爱你”，智能输入法自动联想前女友的名字，没注意看就发出去了。

◆ “爸，我到底啥血型？”“B 型。你妈之前记错了，你的畜生证明上有。”

◆ 本想很高冷地对朋友说“你总是拖我后腿”，结果打成了“你总是拖我狗腿”。

◆ 我老家在四川自贡，有一次在微信群里发了句“我要回子宫了”，震惊了所有人。

◆ 想给妈妈发“我在这边挺好的，不用担心”，发成了“我在下边挺好的，不用担心”。

（推荐者：风吹麦浪）



神回复

◆ 你说爱上一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，是什么感觉？
神回复：报应来了。

◆ 妹子送了本书，在扉页上写了一段俄文，是什么意思？
神回复：明知对方看不懂还要给的东西就是表白。

◆ 为啥漂亮的姑娘看上去都不缺钱？
神回复：因为漂亮的姑娘节约了修图时间，而时间就是金钱。

◆ 如何评价一篇文章的好坏？
神回复：一篇文章好不好，主要看读完从厕所出来腿麻不麻。

◆ 听说每个人都愿意跟比自己傻的人做朋友？
神回复：那么问题来了，两个好朋友到底谁更傻？

◆ 你知道婚恋网站的员工管单身狗叫什么吗？
神回复：库存。

（推荐者：司志政）



爆笑段子集

- 人们都说我没方向感，我一直不承认，直到他们让我买西瓜我买成了南瓜。
- 自称巴掌脸的女孩，手都不会太小。
- 别看我平时对你漠不关心，其实背后说了你好多坏话呢。
- 很多人只关心你飞得高不高，而我就不一样，我不关心你。
- 这一生最深情绵长的注视都给了手机。
- 岁月让我知道，除了快递，我不必等谁。
- 作为一个别人眼中乐观的人，大概就是你上吊快死了，大家还以为你在荡秋千。
- 换季的时候连猫和狗都知道换毛，我想买衣服有错吗？

（**推荐者**：玉　儿）

当名作遇上“标题党”

- 《孔乙己》：读书人偷东西，竟然这样反驳……
- 《卖炭翁》：帮帮这个可怜的老人！看见请转发！
- 《包法利夫人》：没有公主命，却生了公主病（深度好文）！
- 《西游记》：为了一册书，他拒绝了全天下的美女……
- 《变形记》：一觉醒来，他竟然变成了昆虫！朋友圈转疯了！

（**推荐者**：卧　龙）

词语另解

- 代沟——我问老爸觉得《菊花台》怎么样，他说没喝过。
- 无奈——被狗咬了一口，却无法反咬一口时的感觉。
- 魔鬼——鲨鱼眼中的孙杨，猎豹眼中的刘翔。
- 时间——人们都想扼杀它，但最后都被它扼杀的东西。
- 情书——开头时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，结尾时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的信。

（**推荐者**：潘　烨）

（**本栏插图**：孙小片）



遭遇土豪

■ 鲁宁阳

这天，有个年轻的环卫女工，正在清扫一个高档小区旁的林荫小路。突然，一辆路虎牌越野车缓缓开过，从车里扔出一团脏兮兮的纸巾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打在那姑娘的脸上，姑娘立刻捡起纸团，手持扫帚，站在马路中央，对着路虎喝道："站住——"

路虎被迫停下，开车的是个光头小伙子，他走下车来，满不在乎地嚷嚷着，还冷不防地推了姑娘一下，姑娘没有防备，被推了一个趔趄，手中的那团纸巾脱手而出，正好落在一辆停在路边的宾利车上，姑娘顿时瞪大了眼，说："好啊，你把我的车弄脏了，赶快给我擦干净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！"

光头小伙子仰天大笑："哈哈，你吹牛也不早早把词想好，如果这辆宾利是你的，我就用嘴巴给你舔干净了！"

姑娘瞪圆了眼："此话当真？"

光头小伙子斩钉截铁："绝无二话！"话音未落，只见姑娘从口袋里掏出钥匙，对着宾利车"滴"的一声，车门开了，她走过去，从车里拿出驾驶证和行驶证，"啪"地拍在宾利车的发动机盖子上，说："你自己看吧！"

光头小伙子走上前去，翻来覆去地查看着证件，结结巴巴地说："这……这车真是你的？"

一位围观的老大爷说："孩子，你可别小看这些扫大街的姑娘，她们可是货真价实的土豪，这一地区动迁的时候，她们家里拿到的补偿款，最少的都上千万啊，路边这一排豪车，都是她们的……"

光头小伙子一眼望去，宾利、迈巴赫、法拉利，还有一辆兰博基尼，他垂头丧气地说："得，今天我遇上真土豪了……"

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



你这是在干啥

■ 俞泉江



有一位姓高的老板，买了一辆奔驰，可几次考驾照，都没通过。没有驾照不能开车，这新买的奔驰只得停在小区的路旁。

这天，高老板来到一家刚开张的美发店，很快，他就和理发的姑娘混熟了，高老板一边享受着服务，一边跟她聊天。聊着聊着，就说到了“车”上，高老板大吐苦水，说自己有车无法开，真的很苦恼。

这姑娘是个外来打工妹，早考出了驾照，只是自己没车，两人当即一拍即合：高老板用自己的新车，让姑娘开车过过瘾。

理好发，两人来到了高老板的小区，开了那辆新买的奔驰，来到了大街上。高老板为了显摆自己的新车，他下车在前面走，车子在后边跟，遇上熟人，高老板笑容可掬地打着招呼，心里说不出有多得意。正走着，突然，那车子加速，越开越快，一会儿没影了。高老板用双手拍着大腿，大叫：“我的车，我的车……”

有人问：“你的车怎么啦？”

“我的车被人开走了——”

“那还不快报警！”

高老板急忙掏出手机，报了警。一会儿，警察赶到，高老板说了情况，警察要高老板出示驾驶证，他吞吞吐吐地说：“还……还没考出来。”

“请说出你的车牌号码。”

高老板尴尬地说：“这……这车只有一张临时牌照……”

警察有点火了，说：“你这车连牌照都没有，让一个刚认识的女孩子开，你这是在干啥？”

高老板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说：“我是在‘遛车’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

证　据

■ 万　华

康乐小区有个人叫王小帅，以前做过电工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电老鼠，一直偷公家的电用，可就是抓不到证据，这让他好不得意。

康乐小区是个新小区，供电系统先进，电力防盗设备齐全，供电房也锁得牢牢的，物业还有专门的电力稽查员，想要偷电比登天还难，当然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，更何况王小帅还是个专业人士。



一搬来新小区，王小帅就开始寻找可以偷电的漏洞，一番勘察后，和他想的一样，小区总共有两条线路，一条是业主用的民用线，变压器在小区里；一条是路灯用的公用线，变压器在供电所。王小帅知道，公用线路属于市政工程，用了多少电根本没人会在意。

“有了！”王小帅打了个响指。很快，他就从楼下那根电线杆偷偷接了一条暗线，再从下水道穿进屋里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从此，王小帅家的电器肆无忌惮地开着，电费从没超过百元，这让他充满了自豪感。

这天晚上，王小帅正在打游戏，突然有人敲门，开门一看，是物业的电工，工作服上写着“电力稽查”四个字。王小帅镇定了一下，脑补了一遍自己偷电的线路图，确定没有任何纰漏才问：“有事？”

电工严肃地说：“偷电是违法的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王小帅“呵呵”一笑：“说我偷电，证据呢？”

电工说：“那好，和我下楼吧。”

王小帅想，我干了这么多年电工，布下的暗线还能让你们查到？

可到了楼下，王小帅瞬间腿一软，瘫倒在地。小区里所有人家都是黑灯瞎火的，只有他家阳台上的那盏吸顶灯，亮得跟白天似的。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

升职妙招

■ 李永来



阿峰所在的公司新来了一位女同事李曼，有回阿峰路过李总的办公室，听到李曼喊李总“爸”，心想，难道她是李总的女儿？李总定是想把女儿放到基层锻炼，将来好接班。如果自己能把李总的女儿追到手，岂不就能走上人生巅峰了？于是，阿峰主动接近李曼，在工作上提供帮助。李曼也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，两人很快成了朋友。

有次两人在聊天，阿峰正忙着逗李曼开心，李总过来了，脸色很不好看，还把阿峰叫进办公室，训道：“上班时间别瞎聊天，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，不要想些乱七八糟的，明白吗？”阿峰只得连连点头。

虽然被训了一顿，阿峰还是不死心，不尝试怎么知道不可能呢？这天，阿峰加班到很晚，公司只剩下他和李曼两个人。阿峰鼓起勇气，说：“李曼，等会儿我们一起去看电影，好吗？”李曼显得很吃惊，有些口吃地说：“不、不行。”

阿峰诚恳地说：“李曼，我是认真的，我能感觉到，你对我也有好感。给我一个机会，好吗？”

李曼摇摇头，说：“我想你误会了，我对你没有那个意思。”说完，她急匆匆地离开了。

阿峰有些沮丧，心想自己还是太心急了，他不愿意放弃，打算明天去给李曼道个歉，两人继续做朋友，等时机合适了再说。

没想到，第二天阿峰一到公司，就得知自己被辞退了。阿峰大吃一惊，想找李总要个说法，同事们拦住他，说：“想知道你为什么被辞退吗？”阿峰点点头。“勾引老总的儿媳妇。”同事们幸灾乐祸地说。

阿峰愣住了，李曼喊李总“爸”，那是喊自己的公公呢。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防不胜防

■ 徐嘉青

马华是个麻将迷，平日里一玩起麻将来啥都给忘了，为这没少跟爱人魏玲吵架。

这天，魏玲前脚刚出门，马华后脚就找麻友们去了。正玩得高兴，手机铃声响了，马华一看，连忙示意大家不要出声，接通后他说："老婆，有事吗？我在家呢。什么，给你发一张我站在客厅里的照片？好的，我马上发过去。"



麻友们一听，都替马华捏了把汗，谁知他划弄了几下手机，轻松地说："我早防备着她这手，手机里可存着照片呢！"

照片发过去后，那边果然相安无事。马华得意地说："我在家的时候，没事儿就在客厅啊、卧室啊、厨房啊自拍，手机里的照片老多了，她不管要啥样的，我都能发过去。"

麻友们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赞道："老马真是高！"

又打了几圈，马华感觉魏玲差不多该回家了，就把麻将一推，起身回去了。

第二天，麻友老李给马华打电话，一听到魏玲又出去不在家，就兴冲冲地说："要不我找俩人，咱摸上几圈？"

马华说："别别，我可是不敢再玩了。"

老李说："咋了？你那招儿可高着呢，任谁也想不到这手。"

马华叹口气说："别提了，真是防不胜防！我家客厅墙上不是有个挂钟吗？我怕她看照片里挂钟的时间，事先每隔十分钟就自拍一张，谁知昨天她出门前把挂钟的电池给抠了出来！"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　顾子易）